

四书蕩益解

蕩益大师解

阳复子江谦补注



目录

<u>《四书蕩益解》序</u>
<u>《四书蕩益解》重刻序</u>
<u>《大学直指补注》序</u>
<u>大学直指（依古本）</u>
<u>《中庸直指补注》序</u>
<u>中庸直指补注</u>
<u>《论语点睛补注》序</u>
<u>论语点睛补注上</u>
<u>论语点睛补注下</u>
<u>制作信息</u>

四书蕩益解

蕩益大师解
阳复子江谦补注

《四书蕩益解》序

蕩益子年十二，谈理学而不知理；年二十，习玄门而不知玄；年二十三，参禅而不知禅；年二十七，习律而不知律；年三十六，演教而不知教。逮大病几绝，归卧九华，腐滓以为馔，糠粃以为粮，忘形骸，断世故，万虑尽灰，一心无寄，然后知儒也，玄也，佛也，禅也，律也，教也，无非杨叶与空拳也。随婴孩所欲而诱之，诱得其宜，则哑哑而笑；不得其宜，则呱呱而泣。泣笑自在婴孩，于父母奚加损焉。顾儿笑则父母喜，儿泣则父母忧，天性相关，有欲罢而不能者。“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”，今之诱于人者，即后之诱人者也。倘犹未免随空拳黄叶而泣笑，其可以诱他乎？

维时彻因比丘相从于患难颠沛，律学颇谙，禅观未了，屡策发之，终隔一膜。爰至诚请命于佛，卜以数阄，须藉《四书》助显第一义谛，遂力疾为拈大旨。笔而置诸笥中，屈指复十余年，彻因比丘且长往矣。嗟嗟！事迈人迁，身世何实？见闻如故，今古何殊？变者未始变，而不变者亦未始不变，尚何存于一分无常、一分常之边执也哉！

今夏述成《唯识心要》，偶以余力重阅旧稿，改窜其未妥，增补其未备。首《论语》，次《中庸》，次《大学》，后《孟子》。《论语》为孔氏书，故居首；《中庸》《大学》皆子思所作，故居次。子思先作《中庸》，《戴礼》列为第三十一，后作《大学》，《戴礼》列为第四十二，所以章首“在明明德”承前章末“予怀明德”而言。本非一经十传，旧本亦无错简，王阳明居士已辨之矣。孟子学于子思，故居后。解《论语》者曰《点睛》，开出世光明也；解《庸》《学》者曰《直指》，谈不二心源也；解《孟子》者曰《择乳》，饮其醇而存其水也。佛祖圣贤皆无实法系缀人，但为人解粘去缚；今亦

不过用楔出楔，助发圣贤心印而已。若夫趋时制艺，本非予所敢知，不妨各从所好。

丁亥孟冬九日古吴西有道人智旭漫识（时在顺治四年）

《四书蕩益解》重刻序

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，虽高原平地了不见水，苟穴土而求之，无不得者。水喻吾心固有之明德，土喻吾心幻现之物欲。果能格物致知，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。然穴土取水，人无不施功求之，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。而道本心具，人多不肯施功，致物欲锢蔽真知，不知希圣希贤，甘心自暴自弃。由兹丧法身以失慧命，生作走肉行尸，死与草木同腐，可不哀哉！

《四书》者，孔门上继往圣，下开来学，俾由格物致知，以自明其明德，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，俾家国天下之人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经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虽其说之详略不同，而其旨同；后乎此者，虽其机之利钝有异，而其效无异。诚可谓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万世师表，百代儒宗也。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，其下手最亲切处在于格物慎独、克己复礼、主敬存诚。学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，虽一介匹夫，其经天纬地、参赞化育之道，何难得自本心，俾圣贤垂训一番苦心不成徒设，而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，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？可不自勉乎哉！

如来大法自汉东传，至唐而各宗悉备，禅道大兴，高人林立，随机接物，由是濂洛关闽以迄元明诸儒，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儒宗，俾孔颜心法绝而复续。其用静坐参究以期开悟者，莫不以佛法是则是效，故有功深力极，临终豫知时至、谈笑坐逝者甚多。其诚意正心固足为儒门师表，但欲自护门庭，于所取法者不唯不加表彰，或反故为辟驳，以企后学尊己之道，不入佛法。然亦徒为是举，不思己既阴取阳排，后学岂无见过于师之人？适见其心量狭小，而诚意正心之不无罅漏也。深可痛惜！

明末蕩益大师，系法身大士乘愿示生。初读儒书，即效先儒辟佛，而实未知佛之所以为佛。后读佛经，始悔前愆。随即殫精研究，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，其有辟驳者，非掩耳盗铃，即未见颜色之瞽论也。遂发心出家，弘扬法化。一生注述经论四十余种，卷盈数百，莫不言言见谛，语语超宗，如走盘珠，利益无尽。又念儒宗上焉者取佛法以自益，终难究竟贯通，下焉者习词章以自足，多造谤法恶业，中心痛伤，欲为救援，因取《四书》《周易》以佛法释之。解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则略示大义，解《中庸》《大学》则直指心源。盖以秉《法华》开权显实之义，以圆顿教理释治世语言，俾灵山、泗水之心法彻底显露，了无余蕴。其取佛法以自益者，即得究竟实益；即专习词章之流，由兹知佛法广大，不易测度，亦当顿息邪见，渐生正信。知格除物欲，自能明其明德，由是而力求之，当直接孔颜心传，其利益岂能让宋、元、明诸儒独得也已。

近来各界眼界大开，天姿高者无不研究佛法，一唱百和，靡然风从。既知即心本具佛性无始无终，具足常乐我净真实功德，岂肯当仁固让、见义不为、高推圣境、自处凡愚乎哉！以故伟人名士率多吃素念佛，笃修净业，企其生见佛性、死生佛国而已。施调梅、蔡禹泽、李筱和、陈鲁德、叶伯龄、彭笑潮、郁九龄居士等宿具灵根，笃信佛法，一见《四书蕩益解》，不胜欢喜，谓此书直指当人一念，大明儒释心法，于世出世法融通贯彻，俾上中下根随机受益。深则见深，不妨直契菩提；浅则见浅，亦可渐种善根。即欲刊板，用广流通。以此功德，恭祝现在椿萱，寿登期颐，百年报尽，神归安养；过去父母，宿业消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净土。祈序于光，企告来哲。光自愧昔作阐提，毁谤佛法，以致业障覆心，悟证无由。喜彼之请，企一切人于佛法中咸生正信，庶可业障同消，而心光俱皆发现矣。

《周易禅解》，金陵已刻。《孟子择乳》，兵燹后失传，杨仁山居士求之东瀛，亦不可得，惜哉！

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孟夏常惭愧僧释印光撰

《大学直指补注》序

夫圣经，天下国家之心要也；《大学》一书，又诸经之心要也；
蕩益大师《大学直指》，又《大学》之心要也。得此心则天下国家治
且安，失此心则天下国家乱且危，其关系之重何如乎？而其致力之
本，则在于修身；修身之本，在于正心；正心之本，在于诚意；诚意
之本，在于致知；致知之功，即在格物。物即身、家、国、天下之
物。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以归于本正之谓格。格，感通也。竖穷三
际、横遍十方之谓格。夫是之谓大学，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。若广
说之，岂但一天下云乎哉！不入华严法界观，不能知其究竟矣。

窃尝论之：《大学》一书，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即为出世资粮；
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出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不离世间功德。合是二者
而倡导之、弘扬之，则身修、家齐、国治而天下平，乃至出轮回，生
净土，究竟成佛，普度有情，无他求矣。既申蕩师《直指》之意为之
补注，以便学者，复敬为之赞。赞曰：

自有此经，未有此注，格物致知，全经要处。

破我法执，修二空观，于一切法，作唯心看。

身为物本，格之所先，家国天下，乃其末焉。

本硕末荣，一气之宣，惟明明德，摄无不圆。

宋儒未解，更为补传，错乱古经，大义不显。

旭师妙悟，直指真诠，孔圣复起，当无间然。

勋哉来学，熟复斯篇，如是修者，是真圣贤。

家齐国治，天下便便。（“便便”即“平平”）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孟夏阳复子江谦谨述

大学直指（依古本）

古吴蕩益道人智旭述

阳复子江谦补注

大者，当体得名，常遍为义，即指吾人现前一念之心。心外更无一物可得，无可对待，故名当体。此心前际无始，后际无终，生而无生，死而不死，故名为常。此心包容一切家、国、天下，无所不在，无有分剂方隅，故名为遍。学者，觉也。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，故名大学。“大”字即标本觉之体，“学”字即彰始觉之功。本觉是性，始觉是修。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性修不二，故称大学。

文分为二：从初至“天下平”，统示性修旨趣。从“自天子”至终，详示妙修次第。初中又二：初二节示妙悟之门，次三节示妙修之叙。初中又二：初、直示境观；二、点示悟修。今初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
道者，从因趋果所历之路也。只一在明明德，便说尽大学之道。上“明”字是始觉之修，下“明德”二字是本觉之性。性中本具三义，名之为德，谓现前一念灵知洞彻而未尝有形，即般若德；现前一念虽非形像而具诸妙用，举凡家、国、天下，皆是此心中所现物，举凡修、齐、治、平，皆是此心中所具事，即解脱德；又复现前一念莫知其乡而不无，位天育物而非有，不可以有无思，不可以凡圣异，平等不增不减，即法身德。

我心既尔，民心亦然。度自性之众生，名为亲民；成自性之佛道，名止至善。亲民、止至善，只是明明德之极致。恐人不了，一一拈出，不可说为三纲领也。

此中明德、民、至善，即一境三谛；明、亲、止，即一心三观。明明德即自觉，亲民即觉他，止至善即觉满。自觉本具三德，束之以为般若；觉他令觉三德，束之以为解脱；至善自他不二，同具三德，束之以为法身。不纵不横，不并不别，不可思议。

止理名为大理，觉此理者名为大学。从名字觉起观行觉，从观行觉得相似觉，从相似觉阶分证觉，从分证觉归究竟觉，故名大学之道。

【补注】三谛三观三德，详言上编《始终心要解》。

二、点示悟修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

“止”之一字，虽指至善，只是明德本体。此节指点人处，最重在“知”之一字。《圆觉经》云：“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。”当与此处参看。《大佛顶经》云，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证，即知止之谓也。此中知为妙悟，定、静、安、虑为妙修，得为妙证。“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”名能定，外境不扰故；“闻所闻尽”名能静，内心无喘故；“觉所觉空”名能安，烦恼永寂故；“空所空灭”名能虑，寂灭现前，如镜现像故；“忽然超越”名能得，获二殊胜故。

【补注】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云：“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时有佛，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。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如是渐增，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。觉所觉空，空觉极圆。空所空灭，生灭

既灭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获二殊胜：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下合十方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。’ ” 闻所闻尽、觉所觉空、空所空灭者，谓能闻、能觉、能空之心与所闻、所觉、所空之境俱泯也。忽然超越，获二殊胜者，超越世间有缚与出世间空缚，故空假双照，发大慈悲心。

次三节示妙修之叙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此启下文两节之义。盖迷明德而幻成身及家、国、天下，名之为物。既已迷德成物，且顺迷情，辨其本末。返迷归悟之功，名之为事。既向生灭门中商榷修证，须知有终始。始宜先，终宜后。“古之欲明”一节，知所先之榜样也；“物格”一节，知所后之成案也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说个明明德于天下，便见亲民、止善皆明德中事矣。正其心者，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也；诚其意者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也；致其知者，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也。格物者，作唯心识观，了知天下国家、根身器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，心外别无他物也。是故若欲格物，莫若观所缘缘。若知外所缘缘非有，方知内所缘缘不无。若知内所缘缘不无，方能力去内心之恶，力行心内之善，方名自谦，方名慎独。又，只一明德，分心、意、知三名，致知即明明德。

【补注】离本清净周遍之心而幻为八识：一、眼识；二、耳识；三、鼻识；四、舌识；五、身识；六、意识；七、末那识；八、阿赖耶识。前六识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而现之

识也。第七末那识，译云染污，执我执法之意根也。第八阿赖耶识，译云含藏，即前七识之所藏也。能转八识，则成四智：转眼耳鼻舌身识为成所作智，转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末那识为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。如是则复还其清净周遍之真心。观所缘缘者，谓观由见所取之相也。外所缘缘是所缘之境，内所缘缘是能缘之心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我法二执破则物自格，犹《大佛顶经》所云不为物转，便能转物也。知至者，二空妙观无间断也。意诚者，由第六识入二空观，则第七识不复执第八识之见分为内自我法也。心正者，由六、七二识无我执故，第八识舍赖耶名，由六、七二识无法执故，第八识舍异熟名，转成庵摩罗识，亦名大圆镜智相应心品也。身修者，第八识既成无漏，则一切五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皆无漏也。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者，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十方三世圆满清净也。

【补注】真如之体不变而随缘，随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之缘而为人，随善恶净染之缘而为法。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故皆无自性，当体即是真如。不知是义而妄执有实人，即为人我执；妄执有实法，即为法我执。我执者，谓执有自性也。能破二执，即得二空。

《金刚般若经》云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破人我执也。又云：“菩萨应无所住布施：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”破法我执也。当知空、假、中一心三观是破二执之神方，斩一切罪根之慧剑也。异熟者，因果之名，或异时而熟，或异性而熟，或异处而熟。三世因果之成熟，非一时、非一性、非一处也。庵摩罗识，译云白净识，即真如本体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为五阴，六根六尘为十二处，六根六尘合六识为十八界。曰阴、曰处、曰界，皆

障碍而不清净、区局向不周遍之称，以皆生灭故，皆有漏也。若能转识为智，则皆成无漏。已上统示性修旨趣竟。

详示妙修次第又为三：初、的示格物须从本格；二、详示诚意必先致知；三、更示修齐治平必有次第。今初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

前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元不单指帝王有位人说，恐人错解，今特点破。且如舜耕历山之时，何尝不是庶人；伊尹耕有莘时，傅说在板筑时，太公钓渭滨时，亦何尝不是庶人。只因他肯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以修其身，所以皆能明明德于天下耳。盖以天子言之，则公卿乃至庶人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现之物。是故自身为物之本，家、国、天下为物之末。若以庶人言之，则官吏乃至天子亦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现之物。是故亦以自身为物之本，家、国、天下为物之末。须知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名位不同而明德同。明德既同，则亲民、止至善亦同，故各各以修身为本也。前虽略示物有本末，又云致知在格物，尚未直指下手方便，故今的指修身为本，以心、意、知不可唤作物故，以致、诚、正皆向物之本上格将去故。

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

所厚，谓责躬宜厚；所薄，谓待人宜宽。若以厚为家，薄为国与天下，便是私情了。会万物而为自己故，谓之知本。自己之外，别无一物当情故，可谓知之至也。

初、的示格物须从本格竟。

二、详示诚意必先致知

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直心正念真如名为诚意，妄计实我实法名为自欺。盖稍习闻圣教，未有不知我法二执之为恶、未有不知二空妙观之为善者。但其恶我法二执，不能如恶恶臭，好二空妙观，不能如好好色，所以名为自欺、不自谦耳。夫臭必知臭，色必知色，可喻良知；知臭必恶，知色必好，可喻致知。今知二执之恶而不力破，知二空之善而不力修，岂可谓致知乎？心外本无实我实法，名之为独；断意中我法二执，断无尽，修良知二空妙观，修无不圆，名之为慎也。

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此谓诚于中、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此明小人亦有良知，但不能致知，故意不得诚也。闲居即慎独之“独”字，虽在大庭广众，亦名闲居。为不善者，即是妄起我法二执。二执为众恶根本，故一有二执，便无所不至。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正是良知不可昧处。掩不善而著善，是不能诚于中；如见其肺肝然，是不能形其外，故使人得窥其中也。

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？”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十目十手，正是慎独、诚中处；润屋润身，正是形、外处。心包太虚故广，体露真常故胖。

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兮。”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栗也；赫兮

喧兮者，威仪也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切磋琢磨，致知也。恂栗，诚于中也；威仪，形于外也。盛德，明德之已明者也。致知则意诚，意诚则心正。知、意、心皆明德之别名，致、诚、正皆明明德之别名。致到极处，诚到极处，正到极处，即名至善。民不能忘，即是亲民。可见亲民、止至善，不是明德外事。

《诗》云：“於戏，前王不忘！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武公之民不能忘，与前王之民不能忘一般，良以明德之中，自具贤亲乐利，横遍天下、竖彻没世故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克明德。”《太甲》曰：“顾諟天之明命。”《帝典》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

由武公而溯之文王，溯之成汤，溯之帝尧，皆是自明。自明即致知诚意也，即躬自厚也，即修身为本也，即知所先也。

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

欲诚其意，莫若自新。自新者，不安于旧习也。我法二执是无始妄习，名之为旧；观我法空是格物致知，名之为新。苟者，斩然背尘合觉也。日日新者，不肯得少为足；又日新者，不肯半途而废。又，苟日新者，断分别二执；日日新者，断俱生二执；又日新者，断二障种子。

【补注】分别二执者，由无始以来种子内熏，兼随外缘邪见分别之粗执；俱生二执者，全由种子内熏，不待外缘邪教，无始以来与身

俱生之细执也。粗执易断，细执难断。我执又名烦恼障，障大涅槃故；法执又名所知障，障大菩提故。二障种子断，则现行不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。”

不是我去作他，只因自能日新，彼便兴起，故孟子曰：“待文王而后兴。”兴即作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
只一日新、又新，便使民亦自作，命亦维新，可见心外无民、心外无命。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。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

文王，一人耳，对臣下则名为君，对商纣则名为臣，对王季则名为子，对武、周则名为父，可见身是本，而所对皆末也。明德，一理耳，对臣下则名为仁，对君上则名为敬，对父母则名为孝，对子孙则名为慈，对国人则名为信，可见无所不用其极，无二极也。极即至善，至善即明德本体。此文王自谦处、诚中形外处，皆由格物致知以诚其意，故能如此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

世人不知心外无物，妄谓仁敬、孝慈、信可以对君臣、父子、良民，不可以化顽恶，殊不知只是物未格、知未致、意未诚耳。如文王之使虞芮息争，何必别商听讼之法？大凡不达人我一体，则有争有竞，便名之为无情，非必告谎状而后为无情者也。今以本无人我之明德化之，故能大畏民志。夫畏民志，则非刑罚之威。大畏民志，则使健讼者亦化而为圣贤矣。非知身为物本、格物致知以诚其意者，孰能若此也哉！

二、详示诚意必先致知竟。

三、更示修齐治平必有次第，又为四：初、以心身合释；二、以身家合释；三、以家国合释；四、以国与天下合释。虽如此次第合释，然皆不离修身为本，皆不外于格致诚正之功。今初、以心身合释
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（李卓吾云：“‘身’字不必改作‘心’字，首节见身之有关于心，次节见心之有关于身。”）

身者，前六识身也。忿懣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，即贪、瞋、痴等，根随烦恼也。现行熏成种子，故使第八识心不得其正。

【补注】唯识家分根本烦恼为六，曰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，分随烦恼为小、中、大，共二十。小随十，曰忿、恨、覆、恼、嫉、悭、诳、谄、害、憍；中随二，曰无惭、无愧；大随八，曰掉举、昏沉、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失念、散乱、不正知。

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

第八识体本自无所不在，亦无所在，唯其受染法熏，持染法种，随彼染法所起现行，为视，为听，为食，面见闻知之妙性，遂为彼所覆蔽矣。盖其光圆满，得无增爱者，名之为见，既有所视，便不名见；十方击鼓，十处齐闻者，名之为闻，既有所听，便不名闻；舌根不动，淡性常在者，名为知味，既有所食，便不知味。故前一节深明现行熏种子之失，此一节深明种子生现行之失。身心相关若此，故必格物致知以诚其意，然后心正而身修也。有所忿懣等，只是不能格物，故意不诚；不见不闻等，只是不能致知，故心不正而身不修。

问曰：前云如恶恶臭、如好好色，此云忿懣、好乐皆不得正，前后不相违耶？

答曰：如恶恶臭，断我法二执也；如好好色，修二空妙观也。二观成就，方能无忿懣等。自无忿懣等私，方能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故知格物致知之外，别无诚意正心之功。

二、身家合释

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、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。故谚有之曰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”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。

五个“辟”字皆是不能格物，故不能致知耳。便是不能齐家之处，何止为身不修耶？莫知子恶，莫知苗硕，亦是为物所蔽，故不能致其知也。后一反结最为有力，正显修身为本。

三、家国合释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，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

者，所以使众也。

一一都从修身上说来。玩三个“所以”字，绝不费力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如保赤子。”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

妙在“心诚求之”四字，正与下文“民好”“民恶”相合，又与上文五个“辟”字相反。此皆从格物致知、诚意慎独中来。

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此为一言偃事，一人定国。尧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

尧舜之仁，不过是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以修身耳。如此修身，便为天下人榜样。天下人自然从之，何必发号施令哉！“令”字与“帅”字正相反。帅是无心之化，令是有心之求。达得心外无天下，故不必有心求；不知天下在心中，故不能无心化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云：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

二诗皆说修身齐家事耳。而治国便在其中，何必求之于国哉！

《诗》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

其仪不忒，只是修身事耳。正是四国，则天下不难平矣。为人父，止于慈，为人子，止于孝，为人兄，止于友，为人弟，止于恭，而后民自法之，可见四国自趋于正，不待我去正他。

四、以国与天下合释
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洁矩之道也。

老老、长长、恤孤，元即“孝”“弟”“慈”三字，只是变却文法耳。“洁矩”二字最妙，只须向自身上推去，便知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。

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。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。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。此之谓洁矩之道。

正示人洁矩工夫，不是覆解字义而已。

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

修二空妙观，如好好色，故无私好；断我法二执，如恶恶臭，故无私恶。无私好，故能民之所好好之，无缘大慈也；无私恶，故能民之所恶恶之，同体大悲也。是谓三界大师、四生慈父。

【补注】三界亦名三有。欲界六天、色界十八天、无色界四天，皆以修行功德增高而上，其身长、寿命亦皆倍增。然福报尽时，皆堕轮回。皆须归依三宝，方能了脱死生，故佛是三界大师。三界众生不外胎、卵、湿、化四种，佛等视之如子，拔苦与乐，故佛是四生慈父。

《诗》云：“节彼南山，杂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，则为天下僂矣。《诗》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，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

“是故”二字顶上三“则”字来，紧切之极。不曰明德而曰慎德，正显明明德之工夫全在慎独也。有德此有人便为下文用人张本，有土有财便为下文理财张本。若悟大道，则生财亦大道，不于大道之外别商生财矣。用人、理财是平天下要务，而皆以慎德为本，皆即慎德中事，谁谓明明德外更有他道哉！观心释者，性具三千名为天下，慎德是先悟性体，用人是智慧庄严，理财是福德庄严。

【补注】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闻之四圣，天、人、神、畜、鬼、地狱之六凡，为十法界。十法界之一一界，各有如是性、如是相、如是体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果、如是报、如是本末究竟等之十如是。一界各具十界，则有百界千如是，假名五阴国土。各具一千则有三千，理具、事造又各有三千，而唯是一心，故曰两重三千。同居一念，两重三千，差别极矣。同居一念，唯是平等。

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

举本必兼得末，末得而本益荣；逐末必全遗本，本遗而末亦失。观心释者，不悟性德而修顽福，便成魔业。

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

民散将何以守财？民聚何忧乎不富？观心释者，一毫之善，施与法界众生则能成佛，而九界攸归。

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《康诰》曰：“惟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《楚书》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舅犯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《泰誓》曰：“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嫉以恶之。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通，实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！”

前一大臣由能格物致知，所以纯是无人无我之心；后一奸臣由其不能格物致知，所以只有分人分我之心。

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，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

唯仁人无爱无恶，亦唯仁人能爱能恶。仁是性体，无爱无恶是性量，能爱能恶是性具。

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；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

由其不能如恶恶臭、如好好色以自谦，故不能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

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

不过有所好乐、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，遂至亲爱而辟、贱恶而辟耳，可不格物致知以慎其独哉！

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

大道即大学之道。君子不以位言。忠信即诚意之异名。直心正念真如名至诚心，亦名为忠。了知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，名之为信。自恃为骄，骄则不忠；轻他为泰，泰则不信。

生财有大道：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。

大道亦即大学之道也。既有大道，何必聚敛哉！生之者众，为之者疾，只是民之所好好之；食之者寡，用之者舒，只是民之所恶恶之。观心释者，随喜凡圣一毫之善，则生之者众；不向三有，则食之者寡；勤策三业，修行五悔，则为之者疾；不向二乘，则用之者舒。又，不向二乘三有，皆是食之者寡；观察三轮体空，则是用之者舒。

【补注】身业、口业、意业为三业。五悔者，天台大师说五种忏悔法，使于昼夜六时修之，名为六时五悔：一、忏悔，发露已往之罪而诫将来也；二、劝请，劝请十方如来以转法轮也；三、随喜，于大小一切之善根随喜赞叹也；四、回向，以一切所修之善根向于众生，又向于佛道也；五、发愿，发四弘誓而导前之四行也。五者皆能悔罪灭恶，故皆名悔。劝请则灭魔王请佛入灭之罪，随喜则灭嫉他修善之罪，回向则灭倒求三界之罪，发愿则灭修行退志之过。二乘谓声闻、缘觉，但求自度，不发大悲，安于小乘，不求作佛。三轮体空，就布施言，以施者、受者与施物谓之三轮。此三轮之相存于意中，称为有相之三轮，而非真檀波罗密之行。灭此三轮，住于无心而行之施，为三轮清净之檀波罗密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菩萨于法，应无所住行于布施。”檀波罗密，译云布施度也。

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

观心释者，聚财是染污心修有漏善，长在生死，名为以身发财。不达生财大道，是狂慧枯禅，不能称性修习菩提资粮，不名以财发

身。今言生财有大道，即是称性所起缘因庄严，不向外求，又言以财发身。可见六度万行，阙一不可，不得空谈理性也。

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，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，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。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
此二节以用人、理财合说，尤见二事只是一事。须是先慎乎德，方能用人，方能理财。大约贤臣决以爱民为务，聚敛决定便是小人。故仁者只须得一贤臣，则不必聚财而恒足；不仁者只是一味贪财，则小人便得进用而致菑也。观心释者，由悟法身，方知性具缘了二因；由智慧力，方能炽然修习菩提资粮，而不成有漏有为。

【补注】三因佛性，《涅槃经》所说：一、正因佛性，离一切邪非之中正真如也。依之成就法身之果德，故名正因佛性。二、了因佛性，照了真如之理之智慧也。依之成就般若之果德，故名了因佛性。三、缘因佛性，缘助了因，开发正因之一切善根功德也。依之成就解脱之德，故名缘因佛性。三者皆性所具，全性起修，则能成就无漏无为之菩提正道。菩提者，大觉之称也。因缘离合，虚妄生灭，谓之有为；三界因果，不离烦恼，谓之有漏。若真如之性，即本无漏无为也。

大学直指

《中庸直指补注》序

现前介尔一念，而实无量无边，不生不灭。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清净本然，寂然不动，谓之性；感而遂通，有善有恶，有因有果者，谓之道；全性起修，为善去恶，造圆因以致圆果者，谓之圣人之教。所以为教，慎独是矣；所以慎独，致中和是矣；所以致中和，空、假、中一心三观是矣。修此三观，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，智、仁、勇三德立焉，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交，五达道行焉。凡为天下国家之九经备焉。以其关系于天下成败利钝、治乱安危之重也，故谓之三重。此三观者，惟是一心，故曰所以行之一也。《中庸》之为书，蕩益大师之《直指》，具于是矣。

或曰：进今之学者，而与之言《中庸》，无乃奥乎？蕩师《直指》，以佛释儒，又奥之甚者也。

晓之曰：所谓《中庸》，所谓《直指》，即直指尔我乃至一切众生各各本具之现前介尔一念，而又无量无边、不生不灭、清净周遍、圆具三谛三观三德之妙真如心也。真者不妄，如者不变，妙者神通自在、不可思议也。三谛者，真、俗、中；三观者，空、假、中；三德者，般若、解脱、法身也。既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，而圣凡之分，天地悬隔者，何也？修与不修之殊也。修则性显，不修则性隐。修之则为智，为仁，为勇，为君子，为至圣，为尧、舜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仲尼，乃至成佛；不修则为愚，为不肖，为蛮貊，为无忌惮之小人，乃至为畜生、饿鬼、地狱受苦无量之众生。子思之作《中庸》，蕩师之作《直指》，教修之宝筏也；尧、舜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三世诸佛，教修之导师也；世间法之三达德、五达道、九经与出世法之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波罗蜜，教修之条目也；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，乃至博

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教修之全功也；聪明睿智足以有临，宽裕温柔足以有容，发强刚毅足以有执，齐庄中正足以有敬，文理密察足以有别，溥溥渊泉而时出之，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，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教修之极致也。而皆本于空、假、中一心三观之修，以其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故谓之空；以其体物而不可遗，所谓物者，亦皆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谓之假；以其空假双照，不偏于空，不偏于假，谓之中。故曰：“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”渊渊其渊者，空观也；肫肫其仁者，假观也；浩浩其天者，中观也。空观即惟一也，一故能立天下之大本；假观即惟精也，精故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；空假双照之中观，即允执厥中也，故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而无所偏倚。盖性无不同而相无不异。空观者，平等观也；假观者，差别观也。性相不二，故于平等而知差别，于差别而知平等，是宇宙万物所由分合，而天下国家之所由治平也。此真能雨众宝之无价摩尼珠也。藏此珠而行乞，可谓智乎？怀此宝而迷邦，可谓仁乎？知是衣中之珠、宅中之宝而不肯探求，可谓勇乎？故谨为补注以劝于学者。学者得此宝而明其性，以修其身，则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之效可睹也；得此宝以修《华严》，可以知法界无尽之圆观也；以修《法华》，可以知方便度生之妙用也；以修净土，可以知出凡入圣，简易而圆满、捷速而究竟之最胜法门也。学者其永宝之哉！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孟夏江谦谨述

中庸直指补注

古吴蕩益道人智旭述

“中”之一字，名同实异。此书以喜怒哀乐未发为中，若随情解之，只是独头意识边事耳。老子“不如守中”，似约第七识体。后世玄学，局在形躯，又非老子本旨矣。藏教所诠真理，离断离常，亦名中道。通教即物而真，有无不二，亦名为中。别教中道佛性，有名有义，而远在果地，初心绝分。惟圆人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无非中道，岂得漫以世间“中”字滥此极乘？然既秉开显之旨，则治世语言皆顺实相，故须以圆极妙宗来会此文，俾儒者道脉同归佛海。中者性体，庸者性用。从体起用，全用在体。量则竖穷横遍，具乃彻果该因。

文为五段：初、总示性修因果，堪拟序分；二、详辨是非得失，拟开圆解；三、确示修行榜样，拟起圆行；四、广陈明道合诚，拟于圆位；五、结示始终奥旨，拟于流通。初、总示性修因果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

不生不灭之理，名之为天；虚妄生灭之原，名之为命；生灭与不生灭和合而成阿赖耶识，遂为万法之本，故谓之性。盖天是性体，命是功能，功能与体，不一不异，犹波与水也。体则非善非恶，功能则可善可恶。譬如镜体非妍非媿，而光能照现妍媿。今性亦尔，率其善种而发为善行，则名君子之道；率其恶种而发为恶行，则名小人之道。道犹路也。路有大小，无人不由，故曰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然善种发行时，性便举体而为善；恶种发行时，性亦举体而为恶。如镜现妍时，举体成妍；镜现媿时，举体成媿。妍媿非实，善恶亦然，

无性缘生，不可思议。圣人见无性缘生之善，可以位天地，育万物，自成成物也，故设教以修习之；见无性缘生之恶，可以反中庸，致祸乱，自害害他也，故设教以修除之。除其修恶，恶性元无可除；习其修善，善性元无可习。故深达善恶之性即是无性者，名为悟道；断无性之恶，恶无不尽，积无性之善，善无不圆者，名为修道也。

此节且辨性修，下文方详示因果差别耳。夫天命之谓性，真妄混而难明；率性之谓道，善恶纷而杂出。研真穷妄，断染育善，要紧只在“教”之一字。全部《中庸》皆修道之教也，故曰自明诚谓之教。

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

非善即恶，非仁即不仁，故不可须臾离，故必戒慎恐惧以修之。

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
此申明戒慎恐惧之故。

问曰：何须向不睹不闻处用功？

答曰：以莫现乎隐、莫显乎微故也。隐微就是不睹不闻，就是独慎，就是戒慎恐惧，此与《大学》诚意工夫一般，皆须直心正念真如。

【补注】道犹路也。世间之道六，曰天，曰人，曰神，三善道也；曰畜生，曰饿鬼，曰地狱，三恶道也。凡起一念，必落一道。一念而善则上品为天，中品为人，下品为神；一念而恶，则上品为地狱，中品为饿鬼，下品为畜生。人不能须臾无念，故不能须臾离道。生死轮回之报所从来也，可不戒慎而恐惧乎？一念，因也；天、人、神、畜、鬼、狱，果也。因必具果，无果非因，故众生畏果，菩萨畏

因。在因之果，凡夫视之不睹，听之不闻，若佛则悉睹悉闻，故曰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君子之所以必慎其独也。慎独净念之法门，无如念佛，念佛是出生死轮回之大道也。

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

炽然喜怒哀乐时，喜怒哀乐不到之地，名之为中，非以无喜怒哀乐时为未发也。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故为大本；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故为达道。中虽是性，须约出缠真如，方显其妙。发而中节，全从慎独中来，全是以修合性。若稍不与性合，便不名和。

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“致”之一字，与后文其次致曲“致”字同。三千在理，同名无明，三千果成，咸称常乐，故云位焉、育焉。不必向效验上说，自有真实效验。嗟嗟！四凶居尧舜之世，不能自全，颜子虽箪瓢陋巷，不改其乐，谁谓心外实有天地万物哉！天地万物皆心中影耳。

【补注】中，惟一也，空观也；和，惟精也，假观也；致中和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，中道圆观也。诸佛一心三观之印，尧舜精一执中之传，虽所致之范围不同，而能致之功则一也。

二、详辨是非得失

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

此总标是非得失之源也。君子背尘合觉，故直曰中庸；九界皆是背觉合尘，名为逆修，故皆名反中庸。“时”字只是无执著意，自利则善巧安心，利他则四悉顺物。小人亦要修因证果，亦自以为中庸，

但不知从慎独处下手，便至于无忌惮，便是错乱修习，犹如煮砂，欲成嘉饌。

子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鲜能久矣！”

中庸是大本达道，所以为至；必具真智、真仁、真勇然后能之，所以民鲜能也。此且总叹鲜能，下文方出鲜能之故。

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”

不行归罪于知愚，不明归罪于贤不肖，可见行、明不是两事。过处就是不及处，故《论语》云：“过犹不及。”特就其情见，纵许为过之耳。道本至极，那有能过之者。

【补注】贤者智者之过，偏于空也。偏于空则耽沉寂而不事行持，但自度而不发大悲。愚者不肖者之不及，偏于假也。偏于假则迷五欲而不能出离，贪势利而无所忌惮。智、愚、贤、不肖四者，可以尽天下之人。而其偏若此，中庸之所以不明不行。

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

味是舌识之相分，现量所得，非心外法，智、愚、贤、不肖者那能得知？惟有成就唯心识观之人，悟得味非心外实法；成就真如实观之人，悟得味即如来藏耳。饮食既不知味，则终日中庸，终日反中庸矣。

子曰：“道其不行矣夫！”子曰：“舜其大知也与？舜好问而好察迳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？”

非大知不足以行道，故先叹不行为病，后举大舜为药。全仁全勇之知方名大知，所以双超知、愚两关。执两端而用中方是时中，若离两端而别谈中道，便为执一矣。两个“其”字，正显两端中道原只一体。

问：何名两端？

答：善恶是也。善恶皆性具法门，惟圣人能用善用恶，而不为善恶所用，则善恶无非中道。如舜诛四凶，即是用恶法门也。《书》云“强弗友，刚克；巽友，柔克。沉潜刚克，高明柔克”“平康正直”，皆建用皇极之妙。噫！可以思矣！

【补注】王阳明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，若《春秋》须传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如书弑君，即弑君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，书伐国，即伐国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六经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，去人欲。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，则尝言之，或因人请问，随各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专求之言语，故曰予欲无言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之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：‘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霸者的学问，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？”因叹曰：“此非达天德者，未易与言此也。”又曰：“孔子云：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’孟子曰：‘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。’孔子删《书》，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，不过数篇，岂更无一事？而所述止此，圣人之意可知矣。”又曰：“《诗》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：‘放郑声，郑声淫。’又曰：‘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。’郑卫之音，亡国之音也。此是孔门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

所谓雅乐，皆可奏之郊庙，奏之乡党，皆所以宣畅和平，涵泳德性，移风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长淫导奸矣。此必秦火之后，世儒附会，以足三百篇之数。”谨按先生此论，是千古巨眼，圣学真传，读书正法。二十四史，汗牛充栋，多恶行繁文，今之报章，播扬恶行，一日千里，世道人心之所以日下也。

子曰：“人皆曰予知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；人皆曰予知，择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”子曰：“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

非仁守不足以明道，故先叹不能期月守为病，后举颜子为药。全智全勇之仁方名真仁，所以超出贤、不肖两关。择而得者，知为先导也；守而不失者，勇为后劲也。是谓即知即勇之仁。言一善者，犹所谓最上一乘，一不对二，善不对恶。

子曰：“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子路问强。子曰：“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”

非真勇不足以载道，故先举有相之勇为病，后举君子之强为药。全知全仁之勇方名真勇，所以遍超知、愚、贤、不肖之流弊。

有真知、真仁、真勇者，均天下亦中庸，辞爵禄亦中庸，蹈白刃亦中庸。若源头不清，则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且道如何是源头？慎独是也。倘不向慎独处讨线索，则管仲之一匡天下，不似大舜乎？原宪之贫，不似箪瓢陋巷乎？子路之死，不似比干乎？思之！

柔能胜刚，故南方亦得称强，所谓忍为力中最也。和则易流，不流，方见真强；中立易倚，不著中道，不恃中道而轻两端，方见真强；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方见真强；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，方见真强。如此之强，岂贤知者之所能过？故曰过犹不及也。

子曰：“素隐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”

素隐是假智，行怪是假仁，积其精神而使后世有述是假勇。

“君子遵道而行，半涂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”

勇不能守，即仁体不纯；仁不能纯，即知有未及。

“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”

真智、真仁、真勇，三德只是一心，一心具足三德。全修合性，故名为依。唯圣与圣乃能知之，下劣不知。为实施权，脱珍御敝，慈室忍衣，是名不悔也。此上一往皆是辨真伪、别是非以开圆解，而行位之要亦不外是矣。

【补注】慈悲忍室者，《妙法莲华经》云：“如来室者，大慈悲心是；如来衣者，和柔忍辱是；如来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”

三、确示修行榜样，又为四：初、举大道体用，以示所修；二、指忠恕素位，自述自卑，以为能修；三、引舜、文、武、周，以作标榜；四、引答哀公问，结成宗要。今初

君子之道费而隐，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

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《诗》云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道不偏属君子，而君子方能合道，故称君子之道，可见一部《中庸》，只重修道之教也。此约因行，故名君子之道。后约果位，故又名圣人之道，亦名至诚之道，其实无二道也。

与知与能处即是不知不能处，不知不能处正在与知与能处，非有浅深。如眼知色，耳知声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触，意知法，眼能见，耳能闻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觉，意能知，非夫妇可以与知与能者乎？眼何以能见，耳何以能闻，乃至意何以能知，非圣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乎？法法皆然，人自不察。是故与知与能皆是费处，即皆是隐处；不知不能皆是隐处，即皆是费处也。圣人不知不能，天地犹有所憾，所以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。诸法之权，即隐是费；诸法之实，即费是隐。大亦不可破，小亦不可载。悟得此理，方许知费而隐。

鸢飞鱼跃即是不知不能之至道，故宗门云：“三世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却知有。”

【补注】道即所率之性。此性平等，圣人、君子不多，愚夫妇、鸢鱼不少，故曰费。费犹遍也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故曰隐。鸢鱼之性亦是无量无边，故曰小亦莫能载；心、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，故曰大亦莫能破。

二、指忠恕素位，自迩自卑，以为能修

子曰：“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”

世人安于卑陋，妄以君子之道为远，犹众生妄以佛道为远而高推圣境也。讵知法界不离一心，何远之有？

“《诗》云：‘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’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”

人人本具，故云以人治人，即指自治之法，非谓治他人也。改者，去逆修而成顺修。

“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”

忠者，无人无我，道之本体也；恕者，以人例我，以我推人，修之方便也。故曰违道不远。

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。有所不足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。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慥慥尔！”

为子止孝，为臣止敬，为弟止恭，为友止信，总一中庸，随境各有异义。义虽差别，体即无差。无差而差，故名庸；差即无差，故名中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

一切富贫等位皆是自心所现境界，故名其位；心外别无少法可得，故不愿其外。

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

观一切境无非即心自性，富贵亦法界，贫贱亦法界，夷狄、患难亦法界。法界无行，无所不行。一心三观，触处圆明。不离境以觅心，故无境不入；善即境而悟心，故无不自得。

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

下合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，故不陵；上合十方诸佛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，故不援。知十法界皆即我之本性，故正己而不求人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

居易即是慎独，不慎独便是行险。

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

射而不中，未有怨天尤人者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，必自迓；辟如登高，必自卑。《诗》曰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且乐且耽。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孥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其顺矣乎！”子曰：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，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。洋洋乎！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《诗》曰：‘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’夫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掩，如此夫！”

妻子、兄弟、父母，迓也；鬼神，即远也。以此合妻子，和兄弟，顺父母，即以此格鬼神，可谓远自迓、高自卑也。人以诚格鬼神，鬼神亦以诚而使人事之如在。非诚不足以为感，非诚不足以为应。非离感而有应，非离应而有感。开而会之，即所谓诸佛心内众生，时时成道；众生心内诸佛，念念证真也。

“诚”字双就感应上论。一诚无二诚，即是真如之性。

三、引舜、文、武、周，以作标榜。皆以“孝”字为主，次明修道以仁，后云亲亲为大，可见最迩无如孝，最远亦无如孝。佛经云：“孝名为戒，孝顺至道之法。”故知儒释二教，入门大同，但孝有世出世间之异耳。

子曰：“舜其大孝也与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《诗》曰：‘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’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

全重在“德为圣人”一句。果能德为圣人，纵令不为天子，不有四海，不崇九庙，不满四旬，而其位、其禄、其名、其寿元在，所谓先天而天弗违，乃名受命也。

子曰：“无忧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武王末受命，周公成文、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、大夫及士、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；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丧，达乎大夫；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。父母之丧，无贵贱，一也。”

虽赞文王，即是赞武、周之孝。武、周之孝，全由文王止孝止慈得来。

子曰：“武王、周公，其达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者也。

“善继善述”须与“时措之宜”参看，须从慎独、时中处发源。

“春秋修其祖庙，陈其宗器，设其裳衣，荐其时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；序爵，所以辨贵贱也；序事，所以辨贤也；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；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。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。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；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掌乎！”

末节两个“所以”字，正是礼中之义。由知天知人以修身事亲，由事亲修身以合天道之诚，方是事帝、祀先之义。否则牺牲玉帛，可为礼乎？

四、引答哀公问，结成宗要

哀公问政。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

【补注】“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四句是全部政治学，通古今，达万国，不可改也。

“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
知天谓悟性真也，知人谓亲师取友以开智慧也。事亲为修身第一务，即躬行之始也。知天为法身，知人成般若，事亲、修身为解脱。

“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，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

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

悟性具三德，则三非定三，而三德宛然，正显圆行必由圆解。解性行本一，随以三德而行五达也。

“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；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”

生知安行亦是修德，亦是以人合天，但省力耳。即知、即行、所知者，即法身之一，一必具三。能知者即般若，般若亦三；所行者即性具之事，事亦具三；能行者即妙修之功，功亦具三。惟种种三，三不离一，所谓非一非三，而三而一。

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

知、仁、勇为真修，好学、力行、知耻为缘修，故但云近。除却生知安行一辈，其余二辈都要从缘修起。

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

缘修亦是全性所起，故悟性具缘修，则一了百当。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；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；时使薄敛，所以劝百姓也；日省月试，既稟称事，所以劝百

工也；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；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

九经无非性具，悟性方行九经，故曰行之者一。

【补注】《华严经》云：“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。”又云：“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”故曰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

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

先开圆解，随起圆行。圆解不开，不名为豫，故下文直指明善为诚身之本。

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获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；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

此节与前“故君子”节参看，便见其妙。前云知天，即是今明善。前以事亲为修身之要，今以诚身为顺亲之本。前以知人居事亲之先，今以顺亲居信友之先。前约进修，今约功效。逆顺相成，而皆以圆解为先，学者可不以开圆解为急务乎？在下位不独指士、庶人说，诸侯在天子之下，天子在上帝之下。人为下位，天为上位，以人道合天道，乃名获乎上耳。佛法释者，不得佛道，不能度生；不合菩萨所行之道，不成佛道；不以持戒，孝顺父母师僧三宝，不合菩萨所行之道；不信一体三宝，不能持无上戒；不悟本来佛性，不能深信一体三宝也。

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；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

此非以天道人道并陈，乃归重于人道合天耳。谓除非不勉不思，方是天然圣人。世间决无天然之圣，必须择善固执，只要修到极则，自然彻证本性矣。此已为下文圆位张本，而又必从前文圆解发来，最宜深思。

问曰：如伏羲等圣、惠能等祖，岂不是天然之圣？

答曰：《宗镜》云：“直饶生而知之，亦是多生闻熏成种，或乃诸圣本愿冥加。”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辩之，笃行之。

王阳明日：“问、思、辩、行，皆所以为学，未有学而不行者也。如言学孝，则必服劳奉养、躬行孝道，而后谓之学，岂徒悬空口耳讲说乎？学射，则必张弓挟矢、引满中的；学书，则必伸纸执笔、操觚染翰。尽天下之学，未有不行为可以言学者，则学之始，固已即是行矣。笃者，敦实笃厚之意。已行矣，而敦笃其行、不息其功之谓耳。盖学之不能无疑，则有问。问即学也，即行也。又不能无疑，则有思。思即学也，即行也。又不能无疑，则有辩。辩即学也，即行也。辩既明矣，思既慎矣，问既审矣，学既能矣，又从而不息其功焉，斯之谓笃行。非谓学、问、思、辩之后，始措之于行也。”

有弗学，学之弗能，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，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；有弗辩，辩之弗明，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

此特为困知勉行者示一下手之方，盖以末世之中，学知利行者亦不可多得，直须如此明善以诚其身，方为修道之教，方能灭命之妄，

以合天真。

【补注】观有弗学、有弗问、有弗思、有弗辨、有弗行五句，可知博学是要专中求博，非以杂学为博也。专而能勤，勤而能久，未有不成者也。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是孔门修行秘诀，亦是三世诸佛修行秘诀。《妙法莲华经·授学无学人记品》，佛云：“诸善男子！我与阿难等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阿难常乐多闻，我常勤精进，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译云无上正等正觉。

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
二“必”字与“果”字相照，所谓“吾今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”。古人云：“但办肯心，决不相赚。”读者勉之。

四、广陈明道合诚，拟于圆位

自诚明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

自诚明者，犹《大佛顶经》所谓性觉必明。此则但有性德而无修德，凡圣平等，不足为贵。直须以始觉合本觉，自明而诚，则修德圆满，乃为修道之教。此下二句皆承此句说去，谓自明而诚，诚极则明亦极，是妙觉寂照之义，单指修德极果言之。又即正在明善之时，明则必诚，是等觉以下照寂之义，乃约修德从因至果言之。故此二句皆约教说，不取但性为诚则明也。盖但性无修，不免妄为明觉，却成生灭之始矣。

惟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【补注】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乃可谓尽。然非佛莫能言，虽圣人有所不知。其时佛法未来，众生机感之大，无过于天地化育，故《中庸》所言，亦止于是。否则无征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宋相张商英云：“吾惟学佛，然后知儒。”诚哉是言也！愚而拒佛，便是自小，韩欧程朱诸贤当早自悲哀忏悔，奈何后人犹效之乎？

此至诚即是明善以诚其身。修德功极，究竟证于性体者也，故曰为能尽其性。“尽”字全约修道之教，不可但约性德。然只说到与天地参，便是儒门狭小之处。若知“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”，则佛道可阶矣。

【补注】己性、人性、物性，乃至天地之化育，皆是一性，故一尽而无不尽。与天地参，即是与十方世界不二。

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
须观介尔有心，三千具足，方是致曲。曲能有诚的工夫，连用几个“则”字，正显约机虽钝，约教并圆也。“致”字是妙观之功，“曲”字是所观事境，“诚”字是所显理谛。“形”“著”“明”三字在观行位，即初、中、后三心；“动”字在相似位；“变”字在分真位；“化”字在究竟位。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诚如神。

既致曲而到至诚之地，则必先知如神，岂俟祯祥妖孽、蓍龟动体而后知哉！妖祥之验，蓍龟之设，不过为愚者决疑。

诚者，自成也，而道，自道也。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

前明致曲，乃到至诚。恐人谬谓诚是修成，不是性具，故今明诚者自成，即所谓天然性德也。又恐人谬谓性德止有正因，不具缘、了二因，故今明道亦自道，所谓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也。又，虽说性修皆本无作，人谁知此本具性修？故又即事指点，谓一切根身器界之物，无不从此诚出，无不还归此诚，故诚乃是物之终始。若谓诚理是无，则一切物从何而有？现见有物，即知有诚。既本有诚，则必诚之为贵矣。有性无修，性何足贵？贵在修能显性耳。性既物我所同，故诚之者，亦必物我俱成。成己宜云是知，以成即物之己，故名为仁；成物宜云是仁，以成即己之物，故名为知。若己若物，无非一性；若修若性，果皆名德。事理不二，谛智一如，物我无分，果因交彻，故名合外内之道也。四悉益物，权实随机，尽于未来，无有穷尽，故名时措之宜。

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

诚理本自竖穷横遍，今致曲者，致到至诚地位，自然彻证竖穷横遍之性。故至诚无息，乃至博厚、高明，体用无不竖穷横遍也。

博厚所以载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强。

用处既皆竖穷横遍，所以载覆成物，能与天地合德。此言与天地合德，亦且就人间分量言耳。实则高天厚地，皆吾依报之一尘。

如此者，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

“如此者”三字，牒前致曲之人，致到极处，内证诚之全体，外得诚之大用，则全体即用，全用即体，故曰不见而章等也。

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。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

诚理全体即具大用，人证之而内外一如。天地亦得此理，而体用不二。为物不贰即是体，生物不测即是用。由揽全体，故具全用。观心释者，观一念中所具国土千法，名为天地，为物不贰，正是一切惟心。若非惟心，则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安得不贰？

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

天地全是一诚，故各全具博、厚、高、明、悠、久六义。若以博、厚单属地，高、明单属天，即与前分配之文何别？何必更说？且与为物不贰之旨有妨矣。思之！

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；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；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鼋鼉、蛟龙、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

昭昭、一撮、一卷、一勺之性，即是无穷、广厚、广大、不测之性，即于昭昭中能见无穷者，乃可与言博厚、高明、悠久之道。否则落在大小情量，全是遍计妄执而已。所以文中四个“多”字，指点令人悟此昭昭一撮之法界不小，无穷广厚之法界不大也。

《诗》云“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”，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；“于乎不显，文王之德之纯”，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

此“命”字与首篇“命”字不同，直指天道无息，假名为命耳。不己即无息，无息即诚体。天得之而为天者以此，岂以苍苍者为天哉！又，若未有修德，则迷天成命，如水成冰，既有修德，则悟命成天，如冰还成水，一则全真是妄，一则全妄是真也。不显即穆。穆，深远之意，若作“岂不显”释者谬。纯即不己，不己即无息。以人合天，以修合性，斯之谓也。

大哉，圣人之道！洋洋乎！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。优优大哉！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

惟圣人能以教修道，而证全性之理，故直名为圣人之道。洋洋、优优，俱是性具之道，故同是大。洋洋亦入无间，优优亦极无外，不可偏释。

待其人而后行，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

因至德方凝至道，所以道必属于圣人。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

性虽具德，由修方显。以修显性，名曰德性。无修则性何足贵？修则性显而尊，故欲尊德性，必道问学。然欲道问学，必尊德性。不尊德性，不名真问学也。广大、精微、高明、中庸、故、新、厚、礼，皆性德也。致、尽、极、道、温、知、敦、崇，皆道问学以尊之者也。若欲备知其义，具在《性学开蒙》。

【补注】蕅益大师《灵峰宗论》载大师《性学开蒙答问》一篇，最为详尽，学者当求读之。今录其平论朱陆二公学说一段云：“象山意谓不尊德性，则问学与不问学皆无用，但能尊其德性，即真问学，犹吾佛所谓胜净明心，不从人得，何藉劬劳肯綮修证，亦犹六祖本来

无物，又即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也。是将尊德性摄问学，非恃德性而废问学，故得为名贤也。紫阳意谓若不道问学，虽高谈德性，如所谓理佛，非关修证；必道问学，以成至德，方可凝其率性之道，犹吾佛所谓菩提涅槃，尚在遥远，要须历劫辛勤修证，亦犹神秀时时拂拭，又即孔子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下学而上达也。是将问学尊德性，非徒问学而置德性，亦得为名贤也。然则悟象山之所谓德性，问学已道，悟紫阳之所谓问学，德性自尊，可谓是则俱是。而象山似顿悟，较紫阳之渐修当胜一筹。然执象山之言而失旨，则思而不学，与今世狂禅同陷险坑，孔子谓之曰殆，执紫阳之言而失旨，则学而不思，与今世教律同无实证，孔子谓之曰罔，可谓非则俱非。而无实证者尚通六趣，陷险坑者必堕三途，象山之流弊亦较紫阳倍甚。若就二公之学，以救二公之徒，亦有两番：一、逆救，以象山之药治紫阳之病，以紫阳之药救象山之病。二、顺救，执象山之言者，为申象山真旨；执紫阳之言者，为申紫阳真旨。终不若向初义打透，则二病不生，二药无用矣。”

又云：“德性二字已含性修、因果旨趣，而广大、精微等皆德性所具之义趣。致之尽之，乃至崇之，皆道问学者之妙修耳。尊此德性，方道其问学；道此问学，方尊其德性。否则性近习远，沦于污下，犹所谓法身流转五道，为众生矣。然德性广大，谓其洋洋发育也；精微，谓其优优百千也；高明，谓其位天育物也；中庸，谓其不离子臣弟友之间也。故谓其禀自初生也。新谓其经纶参赞也，厚谓父子君臣等皆天性所定也，礼谓仰事俯育等皆人事应尔也。世有广大而不精微者，如海鱼身长若干由旬，荡而失水，蝼蚁得意；有即广大而精微者，如阿修罗王变身与须弥齐，复能幻入藕丝孔。德性亦尔，虽洋洋峻极，而复举体摄入一威仪。随举一小威仪，全具德性，非德性少分也。世有精微而不广大者，如玩器等，微妙精巧，不堪致用；有即精微而广大者，如摩尼珠，圆明清净，不过分寸，置之高幢，四洲雨宝。德性亦尔，虽百千经曲，而随拈其一，皆全具位育功能，非少

分功能也。世有高明而不中庸者，如夏日赫盛，不可目视；有即高明而中庸者，如诸佛光明胜百千日，而触者清凉。德性亦尔，上达即在下学，位天育物之极致，不离庸言庸行之家风。世有中庸而不高明者，如乡党善人，可狎可欺；有即中庸而高明者，如时中之圣，温而厉。德性亦尔，下学全体上达，洒扫应对之节，即具旋乾转坤之用。世有故而不新者，如衣敝不堪复御；有故而尝新者，如上古瑶琴，一番摩抚一番音。德性亦尔，出生一切道德文章、经纶事业，不可穷尽。世有新而不故者，如美食不可再列；有新而常故者，如春至花开，树未尝改。德性亦尔，虽出一切经纶事业、道德文章，而体尝如故。世有厚而非礼者，如牛犊相随，殷然天爱，而罔知仪节；有厚而即礼者，如孝子事亲，冬温夏清，昏定晨省，出于至性，匪由勉强。德性亦尔，虽率其天真，自有礼节。世有礼而非厚者，如六国事秦，势不得已；有礼而即厚者，如孔子拜下，尽礼非谄。德性亦尔，虽百千经曲，绝非强设。又，致广大而不尽精微者，亦自有博学多闻，与则半是，夺则全非，以既不精微，即于广大不能致故；尽精微而不致广大者，亦自谓一门深入，与亦半是，夺亦全非，以既不广大，则于精微不能尽故。极高明而不道中庸者，亦自谓豁达大度，然离中庸而别拟高明，便不名极；道中庸而不极高明者，亦自谓言行相顾，然舍高明而安于卑陋，非君子之道。温故而不知新者，亦自谓守其德性，而德性岂如此之痴顽；知新而不温故者，亦自谓日有增长，然如沟浍可立待其涸。敦厚而不崇礼者，亦自谓率其本真，未免同人道于牛马；崇礼而不敦厚者，亦自谓举止有式，反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故必了知广大、精微等无非德性，皆须道问学以尊之，则全修在性，全性起修。既非二致，那偏重轻？斯为超出是非两关，全收二公之长，永杜二公流弊者也。”

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倍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；国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诗》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其此之谓与？

不骄、不倍等，即是时措之宜。又，下同悲仰故不骄，上合慈力故不倍。机熟则为圣说法，四悉益物，故足兴；机生则为圣默然，三昧观时，故足容。知实理为明，知权理为哲。自利利他为保身，犹《易传》中保合太和之“保”。

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”

好自用是骄，好自专是倍，生今反古是不知时措之宜，裁及其身是不能保身。佛法释者，不知权实二智，不知四悉善巧，必有自害害他之失。

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，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子曰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也。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。吾从周。”

佛法释者，礼是体义，拟法身德；度是方法，拟解脱德；文是能诠，拟般若德。三德常乐秘密之藏，惟佛一人能开能示。后世祖师传佛心印，假使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，所谓同轨、同文、同伦也。夫有位无德，是迹高本下；有德无位，是本高迹下。今之本迹俱下，而辄非佛经，自撰语录，罪何如哉！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！

佛法释者，得法国土，王于三界，自悟三谛而证三德，以此三谛立一切法，破一切法，统一切法，方无过咎。

【补注】三谛、三观、三德，详见上编《始终心要解》。

上焉者，虽善无征，无征不信，不信民弗从；下焉者，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

佛法释者，过去诸佛，机感已尽，未来诸佛，机缘未熟，所以化导为难。又，约教释者，单提向上第一义谛，契理而未必契机，名为虽善无征；单赞散善及戒定等，逗机而未必出世，名为虽善不尊。

故君子之道本诸身，征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本诸身者，身证三德秘藏，秘藏乃本性所具也。征诸庶民者，一切众生皆有三佛性也。考不缪者，过去诸佛道同也。建不悖者，依正无非三谛。又以性为天，则修不悖性也。质无疑者，十法界无非一性也。举鬼神为言端，显界异而理不异耳。俟不惑者，未来诸佛道同也。质鬼神是约十法界同性，故曰知天；俟圣人是约佛法界同修，故曰知人。

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，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

动即意轮不思议化，行即身轮不思议化，言即口轮不思议化。世为天下，显其竖穷横遍也。

《诗》曰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。”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

无恶无射即是有望不厌耳。“如此”二字，只重在本诸身。既本诸身，自能征、考、建、质且俟，自具三轮不思议化。蚤者，操其券于己，不求验于人也。《诗》称永终，文结蚤有，始终总不离一诚体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

前文明仲尼从周，而以三重归诸王天下者，今又恐人不达，谓此大事因缘，惟在王天下人。不知时之与位虽有差别，而本身征民之德、三轮不思议用无差别也。故今特明一介匹夫之仲尼，然其考不缪、建不悖、质无疑者，如此可见此道人人有分，个个不无。

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帔，辟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
万物并育、道并行喻性具、性量即是性体，小德川流喻性体、性量即是性具，大德敦化喻性具、性体即是性量。此赞天地即赞仲尼，而文字出没变化，绝无痕迹。

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

人能修德如仲尼，即为天下至圣。既为至圣，即具聪明睿知等德。既具此德，即足以有临有容，乃至有别，奚必居位，方名王者？故《大学》云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应知至圣至诚，皆吾人自心所具极果之名，不可看属他人也。

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
见、言、行即时出也，亦即三轮不思议化也。对下文配合，则如天为中，如渊为空，见言行之时出为假。又，溥博渊泉是理体，时出

之是事用。理中本具三谛，束三为二，名曰空、中；事中亦具三谛，束三为一，但名为假也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根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

既是至圣，则已究竟尽性，亦名至诚圣。约能证之智，即大菩提诚；约所证之理，即大涅槃。涅槃名秘密藏，圆具三谛。大经是俗谛，大本是真谛，化育是中谛。经纶之、立之、知之是一心三智也。举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不著二边，不著中道，故无所倚。

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

三谛皆能立一切法，故皆肫肫，同名为仁；三谛皆能破一切惑，故皆渊渊，同名为渊；三谛皆能统一切法，故皆浩浩，皆名为天。三个“其”字正显虽由修道而证，实皆性具也。

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聪明圣知而达天德，全悟真因而成果觉，全以果觉而为真因者也。惟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，信然！信然！

五、结示始终奥旨，拟于流通

《诗》曰：“衣锦尚絅。”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，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

背尘合觉，守于真常，始则不为物转，弃外守内，后则静极光通，便能转物，故闇然而日章。若不向真妄源头悟彻，不向圆通本根下手，而泛滥修习，即所谓的然而日亡也。正因缘境名为淡，一心三

观名为简，始终修习名为温。境中本具妙谛，故淡而不厌；三观摄一切法门皆尽，故简而文；修习从因至果，具足差别智断，条然不乱，故温而理。介尔有心，可谓至近也；三千具足，可谓远矣。成佛而名闻满十方界，可谓道风遐布也；由悟圆理，圆修、圆证以为其本，可谓风所自矣。初心一念修习三观，可谓至微也；即能具足一切究竟功德，可谓显矣。此节重在三个“知”字，正是妙悟之门。

《诗》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。”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！

此结示从妙悟而起妙修，即慎独工夫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”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《诗》曰：“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”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鈇钺。《诗》曰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”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

此三节结示由慎独而致中和，遂能位天地、育万物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”子曰：“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德輶如毛。”毛犹有伦；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至矣！

此总结示位天育物之中和，即是性具之德，虽复修至究竟，恰恰合于本性，不曾增一丝毫也。

章初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是明不变随缘，从真如门而开生灭门也；修道之谓教一语，是欲人即随缘而悟不变，从生灭门而归真如门也。一部《中庸》皆是约生灭门返妄归真修道之事，虽有解、行、位三，实非判然三法，一一皆以真如理性而为所悟、所观、所证，直至今文结归无声无臭，可谓因果相符、性修不二矣。但此皆用

《法华》开显之旨来会权文，令成实义，不可谓世间儒学本与圆宗无别也。观彼大孝、至孝未曾度亲成佛，尽性之极，不过与天地参，则局在六合之内明矣。读者奈何坚执门庭，漫云三教究竟同耶？若欲令究竟同，除是开权显实、开迹显本，则又必归功《法华》。否则谁能开显，令与实相不相违背？思之！思之！

中庸直指

《论语点睛补注》序

孔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，其信然乎！汉儒明于训诂典章，宋儒明于世法义理，皆各有功后来，而于圣言之量未尽也。明蕩益大师以佛知见为《四书解》，而佛儒始通，微言始显，真解也，亦圆解也。《四书解》者，一、《论语点睛》；二、《中庸直指》；三、《大学直指》；四、《孟子择乳》。《择乳》亡于兵燹，惜哉！于是印光法师亟取前之三种，序印而流通之。

不慧以《论语》理深语简，佛法广大精微，学者未易知也，于蕩师所未及未详者，更为补注以明之。夫《点睛》则圆照之体、相、用全矣，今所补者，但东云一鳞、西云一爪之敷云尔。

或曰：朱子《集注》无取乎？

曰：焉得无取？朱子《集注》，阐世间义理者也，可师也。其采时贤之说，毁佛正法，使人不悟本来佛性，不信因果轮回，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惩，小人无所忌惮，佛教衰而儒教亦熄，此天下大乱所由生也，不可从也。朱子去今千年矣，其精进当不可思议，岂尚拘曩时成见乎？蕩师此解，开出世光明者也，而不离世间法。使人了知本来佛性，深信因果轮回，敦伦而尽分，畏恶而迁善，涤染而修净，佛教昌而儒教益显，非但天下大治所由始，而亦作佛、菩萨、圣贤自度度他，俾久塞得通、久苦得乐之津梁也。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闻世间超世间不二之法尤难，学者其敬受之哉！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季春阳复居士江谦谨述

论语点睛补注上

古吴蕩益道人智旭述

阳复子江谦补注

学而第一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此章以“学”字为宗主，以“时习”二字为旨趣，以“悦”字为血脉。朋来及人不知皆是时习之时，乐及不愠皆是说之血脉无间断处。盖人人本有灵觉之性，本无物累，本无不说，由其迷此本体，生出许多恐惧、忧患。今学即是始觉之智。念念觉于本觉，无不觉时，故名时习。无时不觉，斯无时不说矣。此觉原是人所同然，故朋来而乐；此觉原无人我对待，故不知不愠。夫能历朋来、人不知之时，而无不习、无不说者，斯为君子之学。若以知不知二其心，岂孔子之所谓学哉！

【补注】或问：学者，觉也。但觉悟心性，不求之事物，有济乎？

曰：圆觉之人，知天下一切事物皆吾心也。一事未治，一物未安，则是吾心未治未安也。治之安之，悦可知矣。故《大学》言致知在格物，又言物格而后知至。学是致知，时习之则格物之功也，安有弃物蹈空之弊乎？弃物蹈空，非觉者也。格物之本即是修身，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一身果修，多身化之，故朋自远来，与人同乐。有未化者，是吾心之诚未至也。但当反求诸己，故人不知而不愠。至诚无息，则君子也。君子即《易》所谓大人。修身、

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人人有责，位虽不同，其有事则同也，故曰不亦君子乎。

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鲜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

为仁正是为人，不仁便不可为人矣。作乱之本由于好犯上，犯上之本由于不孝弟，不孝弟由于甘心为禽兽。若不肯做衣冠禽兽，必孝弟以为人。为人即仁义礼智自皆具足，故孝弟是仁义礼智之本。盖孝弟是良知良能，良知良能是万事万物之本源也。

【补注】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，论修则孝弟为为仁之本。天下大乱之原，自不孝不弟始，孝弟则仁慈兴而乱机息矣。然则兴孝弟之道奈何？曰：“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”不孝不弟之人而居上位，天下大乱所由生也；孝弟之人而居上位，天下大治所由生也。《孝经》云：“孝弟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。”至仁莫如佛。佛之发大誓愿，普度众生，以众生皆过去之父母六亲也。孝弟之至，报恩之大，无过是矣。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巧言，口为仁者之言也。令色，色取仁也。仁是心上工夫，若向言、色处下手，则愈似而愈非。

曾子曰：“吾日（以）三（事而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三事只是己躬下一大事耳。倘有人我二相可得，便不忠信；倘非见过于师，便不能习。此是既“唯”“一以贯之”之后，方有此真实切近功夫。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
五者以敬事为主，敬事又从敬止功夫得来。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
养蒙莫若学问，学问不过求放心，求放心莫若格物致知。孝、弟、谨、信，乃至学文，皆格物致知之功也。直教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，不是先行后文。盖文是道统所寄，孝、弟、忠、信等即是文之实处，故曰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。若仅作六艺释之，陋矣。

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，事君，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贤贤不但是好贤，乃步步趋趋之意。盖自置其身于圣贤之列，此即学之本也。事亲、事君、交友皆躬行实践，克到圣贤自期待处，所以名为实学。

【补注】易色，谓无我相人相也。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，自他不二，故曰易色。有我相人相，则妒贤嫉能之心生矣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

期心于大圣大贤名为自重，戒慎恐惧名为威，始觉之功有进无退名为学固。倘自待稍轻，便不能念念兢业惕厉，而暂觉还迷矣。此直以不重为根本病也。忠则直心正念真如，信则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，正是自重之处。既能自重，更须亲师取友，勇于改过。此三皆对证妙药也。故知今之悦不若己、惮于改过者，皆是自轻者耳。又，主忠信是良药，友不如、惮改过是药忌。

【补注】真实修行，须从心性悟入，从忠信立身，从忏悔起行。知自性无量无边、不生不灭，则誓成正觉，誓度众生。横遍十方故重，竖穷三际故威。知人道不修，他道难修，一失人身，万劫难复，则当戒慎恐惧，精进不退，故学日固。知自性无邪故忠；知自性无妄故信；知善恶净染皆由缘生，故当友下之善士。又，尚友古之人而无友不如己者，无友者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知多生罪暗，忏悔能消，故过则勿惮改，以期障云尽而慧日明。唐悟达国师三昧水忏，梁武皇慈悲道场忏法，皆忏悔修行之大导师也。

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

厚是本性之德，复其本性，故似归家。

【补注】知真性无量无边、不生不灭，则知民德本厚。流于薄者，习为之也。教民慎终追远，其事甚多，不但丧尽其礼、祭尽其诚而已。言其小者，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，便是追远；饭食已讫，一箸一器，必安放整齐，便是慎终。言其大者，如弘扬净土法门，教人临命终时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是真慎终；发弘誓愿，普度众生，以报多生多劫父母养育之恩，是真追远。然非教天下人民皆悉归依三宝，安能归其本厚之性德乎？三宝者，佛法僧也。佛是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之果位，法是脱苦得乐、去染修净之良方，僧是绍隆佛种、弘扬正法之菩萨、罗汉、诸圣贤也。

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！”

此可与“美玉”章参看，子贡以沽与藏为问，夫子再言沽之，只是“待价”二字便与寻常沽法不同。今子禽以求并与为问，子贡亦言求之，只是说出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五字，便与寻常求法不同。

若竟说不求不沽，则与巢许何别？若竟说求之沽之，则与功名之士何别？若知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，颜子居陋巷而非置斯民于度外，则知富强礼乐、春风沂水，合则双美、离则两偏矣。

【补注】子贡圣门言语之选，不但赞孔子入妙，其论因果亦甚精。温则人亲之，良则人信之，恭则人敬之，俭则人便之，让则人与之，故至于是邦，必闻其政。世间一切得失祸福，皆是自因自果，自作自受，故君子求诸己，不愿乎其外。《大学》言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小人不信因果，不务修身，舍己而求人，行险以徼幸。求之不得，则怨天尤人，而为恶为乱无所不至矣。

子曰：“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

此总就孝道上说。观其志，观其事父之心也；观其行，观其居丧之事也。

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
由之，由其本和之礼也。不行者，废礼而尚和。礼不行，而和亦不可行也。

【补注】“有所不行”“知和而和”二句，是说明上文之意，谓礼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得行矣。故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，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。然不以礼节之，则是同乎流俗、合乎污世之乡原，不得谓之和，亦决不可行也，故小人同而不和；君子则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发而皆中节，故君子和而不同也。有所不行者，谓可行之道而有所窒碍，未之能行；不可行者，谓乡原小人之道，必不可行也。和者，平等观也；礼者，差别观

也；于平等知差别，于差别知平等，则中道圆观也。若偏于差别或偏于平等，而欲以强力行之，其为祸于天下，不可胜言矣。

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

欲慎终者，全在谋始。只贵可复可宗，不必定复定宗。

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敏事，如颜子之请事斯语，惟此一事，更非余事也。慎言，即所谓仁者其言也切，从敏事处得来，不是两橛。就正有道，是慕道集义。不求安饱，是箪瓢陋巷家风。非颜子不足以当此，故惟颜子好学。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！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子贡之病在愿息，又在悦不若己，故因其所明而通之。告往知来，全是策进他处。道旷无涯，那有尽极，若向乐与礼处坐定，便非知来矣。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

自利则亲师取友，必要知人；利他则应病与药，尤要知人。

为政第二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
为政以德，不是以德为政，须深体此语脉。盖自正正他，皆名为政。以德者，以一心三观观于一境三谛，知是性具三德也。三德秘藏，万法之宗，不动道场，万法同会，故譬之以北辰之居所。

【补注】三谛者，天然之性德也。真谛者，泯一切法；俗谛者，立一切法；中谛者，统一切法。修行者，依于真谛而起空观，依于俗谛而起假观，依于中谛而起中道圆观。此三观者，三世诸佛之心印也。尧、舜、禹授受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之心法，亦即此三观：惟一即空观，惟精即假观，允执厥中即空假双照之中观也。故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北辰即上帝之所居，上帝居须弥山顶。吾人所居之赡部洲在须弥山南，故称之为曰北辰，实则一小世界东西南北四天下之中枢也。日月众星皆环绕须弥山腰而行，故曰拱之。为政以德，则正己而物自正，不言而民信，不动而民敬，不怒而民威于鈇钺。又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故取譬于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。

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

此指示一经宗要，令人随文入观，即闻、即思、即修也。若知《诗》之宗要，则知千经万论亦同此宗要矣。

【补注】思，妄心也。无邪，真心也。《诗》三百篇皆妄心所成。妄依真有，真妄不二。解此义者，全妄成真。黄花翠竹皆是真如，纸画木雕无非真佛，故曰思无邪也。
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
五霸虽驾言于德、礼，总只政、刑；帝王虽亦似用政、刑，无非德、礼。盖德、礼从格物诚意中来，孟子所谓集义所生；政、刑从贤

智安排出来，孟子所谓义袭而取也。

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

只一“学”字到底。学者，觉也。念念背尘合觉谓之志，觉不被迷情所动谓之立，觉能破微细疑网谓之不惑，觉能透真妄关头谓之知天命，觉六根皆如来藏谓之耳顺，觉六识皆如来藏谓之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此是得心自在。若欲得法自在，须至八十九十始可几之，故云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。”此孔子之真语实语，若作谦词解释，冤却大圣一生苦心。

返闻闻自性，初须入流亡所，名之为逆。逆极而顺，故名耳顺，即闻所闻尽，分得耳门圆照三昧也。

【补注】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为六根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为六识。如来藏即佛性，亦即无量无边、不生不灭、不变随缘、随缘不变之妙真如心也。真者不妄，如者不变，妙者不可思议也。入流亡所即返闻闻自性。逆随缘之流，顺不动之性，性体不动，故能闻所闻俱尽也。是谓圆照三昧。三昧者，正定之法门也。

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。”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‘无违’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

克己复礼方能以礼事亲，违礼即非孝矣。

【补注】一部《孝经》，三言尽之。礼之大者，无过于劝亲戒杀，免堕恶道，念佛求生净土。阳复斋《劝提倡素食诗》云：“果蔬百谷各芬芳，种种烹调恣啖尝。何苦刀头结冤业，不辞世世变猪羊。”

欲将宰割报亲恩，转送双亲地狱门。岂料孝思成毒计，愚生真是可怜虫。数百亡灵哭震天，阿难问佛佛宣言。杀生设祭资冥福，岂意翻成恶道缘。（佛与阿难在河边行，见五百饿鬼歌吟而前，阿难问佛。佛言：‘其家子孙为彼修福，当得解脱，是以歌舞。’又见数百好人啼哭而过，阿难又问。佛言：‘彼家子孙为其杀生设祭，后有大火逼之，是以啼哭。’见《大藏一览》。）三年饘粥报亲恩，自古君民一例同。汉室何缘废昌邑，居丧私自饌鸡豚。（汉迎昌邑王入绍帝位，因居丧不素食，奉太后诏废免。见《霍光传》。孟子言三年之丧，饘粥之食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）阳明素食尊丧礼，特为甘泉设一肴。归去遗书犹切责，俗儒何忍恣烹炮。（明王阳明为湛甘泉自远来吊，特设一肉，甘泉切责之。见《阳明文集》。）”若能劝亲念佛，或为亲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永脱轮回，尤为大孝。莲池大师云：“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”真至言也。

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惟其疾之忧。”

此等点示，能令有人心者痛哭。

【补注】其，谓父母也。唯父母致疾之忧，则必竭诚尽敬、和气婉容以事其亲矣，修身立行、扬名后世以慰其亲矣。孔子之答问孝诸章，孟子所谓养志，所谓唯顺于父母，可以解忧，皆是唯其疾之忧之心推之也。

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

以犬马养，但养口体。能养志者，乃名为敬。

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为孝乎？”

根于心而生于色，孝在心而不独在事也。

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！”

私者，人所不见之地，即慎独“独”字。惟孔子具他心道眼，能于言语动静之际窥见其私，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。退，非颜子辞退，乃孔子退而求之于接见、问答之表耳。

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！人焉廋哉！”

己之所以、所由、所安千停百当，则人之所以、所由、所安不难视、观、察矣。故君子但求诸己，如磨镜然。

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

观心为温故。由观心故，圆解开发，得陀罗尼，为知新。盖天下莫故于心，亦莫新于心也。

【补注】陀罗尼，印度语，译云能持，又云能遮，持善令不失，遮恶令不生也。温故者，明其不变之体；知新者，妙其随缘之用。温故是正念真如，知新是善行方便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

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乾坤、太极，皆器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无非器也。况瑚琏、斗筲而非器哉！李卓吾云：“下学而上达，便是不器。”此言得之。

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”

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，正是此意。

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
生缘、法缘、无缘三慈皆是周，爱见之慈即是比。

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

学而不思即有闻无慧，思而不学即有慧无闻。罔者，如人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也；殆者，如增上慢人，堕坑落堑也。

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

端，头绪也。理本不异，但头绪一差，则天地悬隔。

【补注】佛、老、孔三教皆有正道与末流异端之分。攻乎异端，则自害害他，可不慎乎！

子曰：“由！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子路向能知所知上用心，意谓无所不知，方名为知，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也。此则向外驰求，全昧知体。故今直向本体点示，只要认得自己真知之体，更无二知。此与“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；知见无见，斯即涅槃”之旨参看，方见圣人道脉之妙。若舍此而别求知，不异丙丁童子求火，亦似骑牛觅牛矣。

子张学干禄。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

何日无闻，何日无见？闻见不患不多，患不能阙疑殆、慎言行耳。禄在其中，是点破天爵天禄乃吾人真受用处。若作有得禄之道解

释，陋矣！陋矣！

【补注】干禄谓求福也。言是口业，行是身业，慎是意业。身口意三业勤修，外则寡尤，内则寡悔，即是自求多福，故曰禄在其中。多闻多见而不能阙疑阙殆，随波而流，随风而靡，则灾祸堕落之所由来也。可不慎与！

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

惟格物诚意之仁人为能举直错枉，可见民之服与不服，全由己之公私，不可求之于民也。

季康子问：“使民敬、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”

临庄从知及仁守发源，知及仁守只是致知诚意耳。孝慈、举善教不能皆是亲民之事，皆是明德之所本具，可见圣门为治，别无岐路。此节三个“则”字，上节两个“则”字，皆显示感应不忒之机全在自己。

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

此便是为政以德。

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輹，小车无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！”

不相信自己可为圣贤，如何进德修业？

子张问：“十世可知也？”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

知来之事，圣人别有心法，与如来性具六通相同，如明镜无所不照，非外道所修作意五通可比也。子张鹜外，尚未能学孔子之迹，又安可与论及本地工夫？故直以礼之损益答之。然礼之纲要决定不可损益，所损益者，因时制宜、随机设教之事耳。若知克己复礼为仁，则知实智；若知随时损益之致，则知权智。既知权实二智，则知来之道不外此矣。言近指远，善哉！善哉！

【补注】礼有理有事。不可损益者，理也；所可损益者，事也。故虽百世可知也。

子曰：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

骂得痛切，激动良心。

八佾第三

孔子谓季氏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

卓吾云：“季氏要哭。”

三家者，以《雍》彻。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卓吾云：“三家要笑。”

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
世人虽甘心为不仁，未有肯甘弃礼乐者。但既弃仁，即弃礼乐，故就其不肯弃礼乐处唤醒之也。卓吾云：“季氏三家，哭不得，笑不得。”

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

俭非礼之本，而近于本，故就此指点，庶可悟本。

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

此痛哭流涕之言也。呜呼！可以中国而不如夷乎！

季氏旅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：“女弗能救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

卓吾云：“季氏闻之，不胜扯淡。”便是夫子救季氏处。

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

必也射乎，正是君子无所争处。
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’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！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

素以为绚，谓倩、盼是天成之美，不假脂粉，自称绝色也。人巧终逊天工，故曰绘事后素。后者，落在第二义之谓，非素质后加五采之解。礼后乎者，直斥后进之礼为不足贵，亦非先后之后。卓吾云：“与言《诗》，非许可子夏也，正是救礼苦心处。”

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
无限感慨。

子曰：“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”

方外史曰：“禘自白椎而往者，吾不欲闻之矣；教自击鼓而往者，吾不欲听之矣；律自发心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呜呼！古今同一痛心事，世出世法同一流弊，奈之何哉！”

【补注】当与“三家者，以《雍》彻”章合看。

或问禘之说。子曰：“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！”指其掌。

程季清曰：“王者于天下大定之后方行禘礼，尔时九州之方物毕贡于前，历代之灵爽尽格于庙，可谓竖穷横遍，互幽彻明，浹上洽下，无一事一物不罗列于现前一刹那际矣。示天下如指其掌，不亦宜乎！”方外史曰：“既云不知，又指其掌，所谓此处无银三十两也。”

【补注】《庄子》云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此本性一体之说也。知神人之一体，为万物而报恩，其知禘与一切祭之说矣。若杀生以祭神，行私而求福，则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昔人有埋金而榜之者曰：“此处无银三十两。”蕩师盖借以喻孔子不言之言也。

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”

与，许也。祭如不祭，谓无诚心之人，故夫子不许之。

王孙贾问曰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不然。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媚便获罪于天矣。”

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

花发之茂，由于培根；礼乐之文，本于至德。至德本于身而考于古，即是千圣心法，故从周只是以心印心。又，从周即从夏、商，即从太古也。

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“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是礼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只论礼与非礼，那争知与不知。”方外史曰：“不知便问，是孔子直心道场处。若云虽知亦问者，谬矣。”

子曰：“射不主皮，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”

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

子贡见得是羊，孔子见即是礼。推此苦心，便可与读《十轮》《佛藏》二经（二经明剃发染衣者，不论具戒破戒，乃至不曾受戒，亦是佛弟子相，决定不可毁辱）。卓吾云：“留之则为礼，去之则为羊，故云其羊其礼。”

子曰：“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”

于三宝境，广修供养，人亦以为靡费者多矣。哀哉！

定公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

子曰：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

后妃不嫉妒，多求淑女以事西伯，使广继嗣之道，故乐不淫，哀不伤。若以求后妃、得后妃为解，可笑甚矣。《诗传》《诗序》皆云后妃求淑女，不知紫阳何故别为新说。

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“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”

哀公患三家之强暴，问于有若。有若对曰：“惟礼可御暴乱。”此端本澄源之论也。今云战栗以敬神明，似则似矣，然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未知敬止工夫，安能大畏民志哉！卓吾云：“实是说他、谏他、咎他，亦是说哀公、谏哀公、咎哀公。”

子曰：“管仲之器小哉！”或曰：“管仲俭乎？”曰：“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焉得俭？”“然则管仲知礼乎？”曰：“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；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

一匡天下处，是其仁；不俭、不知礼处，是其器小。孔子论人，何等公平，亦何等明白。盖大器已不至此，况不器之君子乎？

子语鲁大师乐，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：始作，翕如也；从之，纯如也，皦如也，绎如也，以成。”

乐是心之声，闻其乐而知其德。故翕如、纯如等，须从明德处悟将来，非安排于音韵之末也。

【补注】孔子论乐即是论心。乐由心生，亦即正心之具也。孔子知正心，故知乐也。始作翕如者，因该果海，故当慎之于初也。从之者，谓闻善言，见善行，沛然莫御，若决江河。纯如者，用志不纷，乃凝于神也。皦如者，光明遍照，无所障碍。绎如者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尽于未来也。一切事如是而成，乐亦如是而成也。古者司乐之官即司教之官，故称之为曰太师。《尚书·舜典》命夔典乐教胄子，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，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，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，此皆以乐正心之义也。心正而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矣，故曰神人以和。孔子于乐屡言之矣，曰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曰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”，曰“乐则《韶》舞”“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”，曰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”，曰“人而不仁，如乐何”“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”，曰“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”，曰“郑卫之音，亡国之音也”，乐之关系成败兴亡者如此。故子贡曰：“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下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”治国者其知此义乎？

仪封人请见，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。出曰：“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

终身定评，千古知己，夫子真万古木铎也！

子谓《韶》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谓《武》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

觉浪禅师曰：“此评乐，非评人也。盖《韶》乐能尽舜帝之美，又能尽舜帝之善；《武》乐能尽武王之美，未能尽武王之善。舜、武都是圣人，岂有未尽善者？”方外史曰：“王阳明谓金之分两不必同而精纯同，以喻圣之才力不必同，而纯乎天理同，此是千古至论。故

孟子曰‘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，是则同’，亦是此旨。”

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！”

即是吾不欲观之意，非是观其得失。

【补注】哭泣尽情，哀之浅者也；念佛送终，求佛接引，出轮回，生净土，哀之深者也。孔子《易传》言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可知死者精气，不死者灵魂，变则善恶殊途，升沉远隔。若堕畜生、饿鬼、地狱，苦不可言。故临命终时，家人亲属当朗诵佛号，助生净土；不宜哭泣扰其心神，陷亲苦趣，罪莫大焉。待体温已冷，神识已离，然后收敛，尽情哭泣无妨矣。愿仁人孝子广播斯言。

里仁第四

子曰：“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

里以宅身，尚知以仁为美，道以宅心，反不择仁而处，何其重躯壳而轻性灵也？

【补注】西方极乐邦，众圣之仁里。得托莲花生，万倍阎浮美。楼阁七宝成，黄金为大地。思衣而得衣，思食而得食。光明照十方，寿命无量劫。不历阿僧祇，一生补佛位。不闻恶道名，何况有其实。一句阿弥陀，得此不思议。如此妙法不肯修行，如此净土不求往生，见佛闻法，精进不退，直至成佛，而甘居五浊恶世，甘受生死轮回，可谓智乎？

子曰：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”

见有心外之约、乐，便不可久处、长处，可见不仁之人无地可容其身矣。安仁则约、乐皆安，利仁则约、乐皆利，何等快活受用。

子曰：“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

无好无恶故能好能恶。无好无恶，性量也；能好能恶，性具也；仁，性体也。

子曰：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

千年暗室，一灯能破。

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

此章皆诫训之辞。若处非道之富贵，去非道之贫贱，便是去仁，便不名为君子。若要真正成个君子，名实相称，须是终食之间不违，造次、颠沛不违。

【补注】读“不以其道”为句。不以其道而处富贵，是不处仁也；不以其道而去贫贱，是去仁也。去仁何以为君子？欲无终食之间违仁，方便法门无如念佛。念佛者，常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译云归依，阿弥陀佛译云无量光、无量寿正觉也。本性光明、寿命无量，故念佛即是念仁。闲忙无废，钝慧均能。白居易诗云：“行也阿弥陀，坐也阿弥陀。纵饶忙似箭，不废阿弥陀。”念仁全凭自力，念佛兼仗佛力，故消业障，长善根，出轮回，生净土，利益尤不可思议也。净土念佛法门若在孔子时早入中国，必当普教修持矣。

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仁者、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尚之。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

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”

恶不仁者，用个“其为仁矣”四字，便是一串的工夫。卓吾云：“无以尚之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正是用力力足处。盖有之矣，谓世界尔许大，岂无一日用力者？奈我未之见耳，望之之辞。好仁者就是惭，恶不仁者就是愧。”

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”

此法眼也，亦慈心也。世人但于仁中求过耳，孰肯于过中求仁哉！然惟过可以观仁，小人有过则必文之、仁人有过必不自掩故也。

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
不闻道者，如何死得？若知死不可免，如何不急求闻道？若知朝闻可以夕死，便知道是竖穷横遍，不是死了便断灭的。

【补注】愚夫断见，谓一死百了，不知死者躯壳，不死者性灵也。有死而得苦十、百、千、万于生者，有死而得乐十、百、千、万于生者。不知六道轮回之苦、净土无生之乐，不知孔子此言之痛切而弘深也。朝闻道而夕死可者，闻出轮回而生净土之大道也。六道轮回者，天、人、神为三善道，畜、鬼、地狱为三恶道。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便知轮回六道之无常，地狱种种惨苦之难受。读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便知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之大愿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之庄严。佛法难闻，人身难得，生死事大，瞬息无常，当以如恐不及之心求之。若迟疑不决，以待来年，一失人身，万劫难复，可不哀哉！

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

当与“食无求饱、居无求安”参看，便见圣贤学脉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

义之与比，正所谓时措之宜，却须从格物、慎独来。若欲比义，便成适莫；义来比我，方见无适莫处。比义，则为义所用；义比，则能用义。比义，则同告子之义外，便成袭取；义比，则同孟子之集义，便是性善。当与赵州“使得十二时”、《坛经》“悟时转《法华》”并参。

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

见德者不见有土，见土者不见有德；见法者不见有惠，见惠者不见有法。此皆独喻于怀，不可以告人者，譬如饮水，冷暖自知而已。

子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

卓吾云：“何利之有？”
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

能以礼让，不但用得礼，亦为得国；不能以礼让为国，不但治不得国，亦用不得礼。

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

此对治悉檀，亦阿伽良药也。

子曰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！”子出。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

此切示下手工夫，不是印证，正是指点初心须向一门深入耳。忠恕真实贯得去，亦是有点省处，乃能如此答话。然不可便作传道看。

颜子既没，孔子之道的无正传，否则两叹今也则亡，岂是诳语？

【补注】一者不变之体，自二而十而百而千而万，乃至无量数，皆随缘之用，其体皆一也。全性起修，全修显性，故曰一以贯之。

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“喻”字形容君子、小人心事曲尽其致。喻义故利亦是义，喻利故义亦是利。释门中发菩提心者，世法亦成佛法，名利未忘者，佛法亦成世法，可为同喻。

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

方是惭愧二字实义，方是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方可云尽大地无不是药，此圣贤、佛祖总诀也。

子曰：“事父母，几谏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”

始终只一几谏。几谏只是敬父母，故期之以圣贤。不违不怨，只是到底敬父母。

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

方，法也。为法故游，不为余事也。“不远游”句，单约父母在说；游必有方，则通于存没矣。

【补注】所事非主，所学非师，所交非友，所行非义，皆非方也。游必有方，所以慰亲心也。

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

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

喜、惧处正是知处。不喜不惧，便是不知。

【补注】知父母恩深，生死事大，亲爱别离，无能免者，安得不惧。大慈菩萨偈云：“骨肉恩情相爱，难期白首团圆。几多强壮亡身，更有婴孩命尽。劝念阿弥陀佛，七宝池中化生。聚会永无别离，万劫长生快乐。”

子曰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”

为之难，言之得无切乎？

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

观心为要。

子曰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

讷言、敏行，只是一事，观“欲”字、“而”字便知。

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

千里比肩，百世接踵。卓吾云：“有一善端，众善毕至。”方外史曰：“此约观心释也。”

子游曰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

辱则不能事其君，疏则不能交其友。不数正是纳忠尽谊之法，非为求荣求亲而已，亦非当去当止之谓。

公冶长第五

子谓公冶长：“可妻也，虽在纆继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以其子妻之。子谓南容：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”以其兄

之子妻之。

曰非其罪，曰免于刑戮，只论立身，不论遇境，今人还知此意否？

子谓子贱：“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”

卓吾云：“把子贱来做一尊贤取友的榜样，非特赞子贱已也。”

【补注】为政在得人，自用则小。子贱尊贤取友，故鸣琴而治，诚君国子民者之榜样也。鲁无君子者，谓在上位而不能尊贤取友，则皆窃位之小人也。斯焉取斯者，叹鲁不能用子贱相一国，而使之沉沦于下邑也。鲁之君臣知孔子圣人而不能用，岂得谓有君子乎！

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，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璉也。”

卓吾批问处云：“也自负。”方外史曰：“只因子贡自负，所以但成一器，不能到君子不器地位。”

或曰：“雍也仁而不佞。”子曰：“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，屡憎于人，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”

不知其仁，谓佞者本具仁理而全不自知，可见佞之为害甚也。

【补注】晋中行穆伯攻鼓，经年而不能下。馈间伦曰：“鼓之啬夫，间伦知之，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。”穆伯不应。左右曰：“不折一戟，不伤一卒，而鼓可得，君奚为不取？”穆伯曰：“间伦之为人也，佞而不仁。若间伦下之，吾不可以不赏。赏之是赏佞人也。佞人得志，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，虽得鼓，将何用之？不仁可以亡

国，何有于鼓？”故孔子曰：“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焉用佞乎？

子使漆雕开仕。对曰：“吾斯之未能信。”子说。

唯其信有斯事，所以愈觉未能信也。今之硬作主宰、错下承当者，皆未具信根故耳。寡过未能，圣仁岂敢，既不生退屈，亦不增上慢，其深知六即者乎？

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，从我者，其由与？”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“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

正为点醒子路而发，非是叹道不行。

孟武伯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又问。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、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“赤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

此与下论“言志”章参看，便见夫子深知三人处。

【补注】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，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琏也。”子贡与子路、冉求、公西华三子皆瑚琏也，非不器之君子。器者能有所偏，量有所限。无偏无限，斯仁矣。

子谓子贡曰：“女与回也孰愈？”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？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！吾与女弗如也！”

子贡之亿则屡中是病，颜子之不违如愚是药，故以药病对拈，非以胜负相形也。子贡一向落在闻见知解窠臼，却谓颜子闻一知十，虽极赞颜子，不知反是谤颜子矣。故夫子直以“弗如”二字贬之，盖凡知见愈多，则其去道愈远。幸而子贡只是知二，若使知三知四，乃至知十，则更不可救药。故彼自谓弗如之处，正是可与之处。如此点示，大有禅门杀活全机。惜当机之未悟，恨后儒之谬解也。

【补注】二者数之对，告往而知来，见生而知灭，对待知见也。十者数之成，知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，即往来即无往来，即无往来即一切往来，即生灭即无生灭，即无生灭即一切生灭，不二法门也。子贡于此盖已能信解，但行证不及颜渊耳，故孔子许其自知。

宰予昼寝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。于予与何诛？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”

责宰我处，可谓雪上加霜。卓吾云：“乃牵联春秋之笔。”

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或对曰：“申枨。”子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

只说枨是欲不是刚，不可以刚与欲对辨，以对欲说刚，非真刚故。

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推他上路。”
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

言性言天，便成文章；因指见月，便悟性天。子贡此言只得一半。若知文字相即解脱相，则闻即无闻；若知不可说法有因缘故亦可得说，则无闻即闻。

【补注】除却性道，安有文章？文章即性道之显者也。既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即非不言。不可得而闻者，闻而未信、信而未解、解而未行、行而未证之差也。

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

卓吾云：“画出子路。”方外史曰：“子路长处在此，病处亦在此。若知‘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’之理，便如颜子之从容请事矣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于子贡身上亦甚有益，盖愿息、悦不若己是子贡病痛耳。”

子谓子产：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

不遗纤善。

子曰：“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”

卓吾云：“‘久而敬之’四字，的是交法。”

子曰：“臧文仲居蔡，山节藻梲，何如其知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夫子论知，只是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。”

【补注】藏龟为卜，智者不惑，焉用卜为？卜灵在诚，岂在龟乎？

子张问曰：“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“崔子弑齐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

仁者必忠，忠者未必仁；仁者必清，清者未必仁。卓吾云：“仲尼认得‘仁’字真。”

【补注】“知”读如“智”。智及之，然后仁能守之，故曰未知，焉得仁。必开圆解乃有圆因，有圆因乃有圆果。但忠一主、洁一身，谓之忠、谓之清可矣，未得为仁。

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

卓吾云：“三，疑也；再，决也。要知三不是三遭，再不是两次。”

【补注】此孔子教人观心之法也。思不得其道，虽百思无益；得其道，则再思可矣。再思者，真俗双融，空假双照，惟精惟一，而允执厥中也。

子曰：“宁武子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，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

子在陈，曰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

木铎之任，菩萨之心。

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

周季侯曰：“‘旧’字如飞影驰轮倏焉过去之谓。”方外史曰：“如明镜照物，妍媸皆现而不留陈影。此与不迁怒同一工夫。”

子曰：“孰谓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诸其邻而与之。”

卓吾云：“维直道也，非讥议微生高也。”

子曰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；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

读此便知《春秋》宗旨。《春秋》只是扶三代之直道耳。

颜渊、季路侍。子曰：“盍各言尔志？”子路曰：“愿车马，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”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

子路忘物，颜子忘善，圣人忘己。忘己，故以安还老者，信还朋友，怀还少者。

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

千古同慨！盖自讼正是圣贤心学真血脉。

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

孔子之忠信与人同，只是好学与人异。“好学”二字是孔子真面目，故颜渊死，遂哭云：“天丧予！”

雍也第六

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”

只是可临民耳，岂可说他做得王帝。

仲弓问子桑伯子。子曰：“可也简。”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

只是论临民之道，不是去批点子桑伯子。

【补注】居敬是空观，是惟一；行简是假观，是惟精。空假双照，精一双持，是允执厥中，诸佛之心印，亦尧舜之心传也。临如日月之照临，使观感而自化，故孔子然之，故曰雍也可使南面。

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

无怒无过，本觉之体，不迁不贰，始觉之功，此方是真正好学。曾子以下，的确不能通此血脉；孔子之道，的确不曾传与他人。

有所断故名为不迁不贰。若到无所断时，则全合无怒无过之本体矣。孔子、颜渊皆居学地，人那得知。

【补注】孔子称颜渊好学，即在不迁怒，不贰过。颜渊死而叹曰：“今也则亡。”可知博极群书，身兼众艺，而不免于迁怒屡过者，不得谓之好学也。孔门正学止是从心性入门，从修身致力，从过勿惮改起行。颜渊短命，是天下众生之不幸，不专谓颜子也。

子华使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粟。子曰：“与之釜。”请益。曰：“与之庾。”冉子与之粟五秉。子曰：“赤之适齐也，乘肥

马，衣轻裘。吾闻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原思为之宰，与之粟九百，辞。子曰：“毋！以与尔邻里乡党乎！”

子谓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

卓吾云：“夫子论仲弓如此耳。”

【补注】古人祭祀用牲，备物而已，非必杀之也，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郑康成解曰：“饩，生牲也。”孟子言齐桓公葵丘之会，束牲载书而不歃血，亦生牲也。若必杀而去其毛，则犁牛与骍且角者何择焉？后人假祭神之名，充口腹之欲，其能免杀业之苦报乎？血食之神，当堕地狱，况杀之者乎？故祭用蔬素芳洁之物，最为合礼。

子曰：“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

颜渊心不违仁，孔子向何处知之？岂非法眼、他心智耶？三月者，如佛家九旬办道之期。其心、其余，皆指颜子而说。只因心不违仁，得法源本，则其余枝叶，日新月盛，德业并进矣。此方是温故知新。

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

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我辞焉！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。”

有志气，有节操，羞杀仲由、冉求。

伯牛有疾。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说一“命”字，便显得是宿业，便知为善无恶果。

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！”

乐不在簞瓢陋巷，亦不离簞瓢陋巷，簞瓢陋巷就是他真乐处。惟仁者可久处约，约处就是安处、利处。若云簞瓢陋巷非可乐，则离境谈心，何啻万里。

【补注】列子《冲虚经》言：“仲尼闲居，子贡入侍，而有忧色。子贡不敢问，出告颜回。颜回援琴而歌，孔子闻之，果召回入。问曰：‘若奚独乐？’回曰：‘夫子奚独忧？’孔子曰：‘先言尔志。’曰：‘吾昔闻之夫子曰：“乐天知命故不忧。”回所以乐也。’孔子愀然有间，曰：‘有是言哉！汝之意失矣。此吾昔日之言尔，请以今言为正也。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，未知乐天知命有忧之大也。夫乐而知者，非古人之所谓乐知也。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，故无所不乐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忧，无所不为。’颜回北面拜手曰：‘回亦得之矣！’”学者知无乐无忧之本性，方知孔颜之忧乐。

冉求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，今女画。”

子谓子夏曰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

从性天生文章，便是君子儒；从文章著脚，便是小人儒。即下学而上达，便是君子儒；滞于下学，便是小人儒。若离下学而空谈上达，不是君子儒，亦不是小人儒，便是今时狂学者。

子游为武城宰。子曰：“女得人焉尔乎？”曰：“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真能得人。”

子曰：“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。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‘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’”

子曰：“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”

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

道不可须臾离，信然！信然！何故世人习而不察，日用不知？

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

质如树茎，文如花叶，还有一个树根。由有树根，故使茎、枝、花、叶皆是一团生机。彬彬者，生机焕彩也。

【补注】尊德性而不道问学，谓之野；道问学而不尊德性，谓之史。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故文质彬彬也。

子曰：“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”

卓吾云：“不直的都是死人。”

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

知个甚么？好个甚么？乐个甚么？参！卓吾云：“不到乐的地步，那得知此！”

子曰：“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。”

不可语上，须以上作下说，为实施权也；可以语上，方知语语皆上，开权显实也。

樊迟问知。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问仁。曰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

晓得民义便晓得鬼神道理。惟其晓得，所以能敬能远，非以不可知而敬之远之也。不能先难，便欲商及获与不获。知难非难，则请事斯语，欲罢不能，岂获与不获可动其心。

【补注】世俗混称佛菩萨为鬼神，此大误也。佛菩萨是出世大圣，鬼神是生死凡夫，相距天渊。然皆是过去六亲、未来诸佛，故当敬。修福而瞋恚堕神趣，慳贪而不施堕鬼趣，故当怜悯而远之也。仁者须发大心，遍十方、尽未来度脱众生，而后成佛，故曰先其难而后其获。

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

形容得妙。智者、仁者不是指两人说。乐者，效法也。智法水，仁法山。法水故动，法山故静。动故乐，静故寿。山水同依于地，动静同一心机，乐寿同一身受，智仁同一性真。若未达不二而二、二而不二，则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智矣。

子曰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

总是要他至于道耳。吴因之曰：“齐固要脱皮换骨，鲁也要涤胃洗肠。”

子曰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

【补注】因缘和合，假名为觚。色即是空，故曰不觚。空假双照，不即世谛，不离世谛，是为中观，故曰觚哉觚哉。空、假、中一心三观，三世诸佛之心印，又尧舜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之心传也。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、一切大乘经，乃至禅家千七百则公案，皆可以此求之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如来说第一波罗密，即非第一波罗密，是名第一波罗密。忍辱波罗密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密，是名忍辱波罗密。”即假、即空、即中也。程子谓觚不觚，谓如“君不君，臣不臣”，范氏谓如“人不仁，国不国”，此但就世变感慨言之也，亦通。

宰我问曰：“仁者虽告之曰‘井有仁焉’，其从之也？”子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”

此问大似禅机。盖谓君子既依于仁，设使仁在井中，亦从而依之乎？夫子直以正理答之，不是口头三昧可比。陈旻昭曰：“宰我此问深得夫子之心，盖在夫子设使见人坠井，决能跳下井中救出。但此非圣人不能，不可传继，故夫子直以可继可传之道答之。如大舜方可浚井，以听父母之掩，彼有出路故也。若寻常孝子，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矣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

学于文，乃就闻以开觉路，不同贫数他宝；约以礼，乃依解而起思修，所谓克己复礼，不同无闻暗证。所以弗畔，畔者，边畔，以文字阿师偏于教相之一边，暗证禅和偏于内观之一边，不免罔、殆之失也。

子见南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

卓吾云：“子路不说，全从夫子拒弥子来，意谓既曰有命矣，缘何又见南子？”

【补注】此可与“互乡难与言”章合看。佛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故佛菩萨不舍罪恶众生，孔子不拒南子与互乡童子也。

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

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

【补注】列子《冲虚经》言：“商太宰见孔子曰：‘丘圣者欤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丘何敢？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。’商太宰曰：‘三王圣者欤？’孔子曰：‘三王善任智勇者，圣则丘弗知。’曰：‘五帝圣者欤？’孔子曰：‘五帝善任仁义者，圣则丘弗知。’曰：‘三皇圣者欤？’孔子曰：‘三皇善任因时者，圣则丘弗知。’商太宰大骇曰：‘然则孰者为圣？’孔子动容有间，曰：‘西方之人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’”孔子所谓西方圣人者，即周昭王甲寅岁降生天竺之释迦牟尼佛也。

博施济众，果地化他之德；欲立欲达，因中二利之始。子贡求之于果，不知明其真因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不是以己及人，正是自他不二，只向一念观心处下手也。立即不思議止，达即不思議观。佛法太高，众生法太广，观心则易，故云能近取譬，是仁之方。方，法也。立人达人，正是博施济众处；尧舜犹病，正是欲立欲达处。仁通因果，圣惟极果。尧舜尚在因位，惟佛方名果位耳。

【补注】欲立立人、欲达达人之最优方便，无过于净土念佛法门。了脱轮回是真能立，一生补佛是真能达，是以诸佛赞叹，众圣求生，诸天信受，列祖奉行。闲忙无碍，愚智皆能，博施济众，舍此末由已。

述而第七

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

述而不作，只因信得理无可作。既信得及，自然好古。此夫子真道脉、真学问也。卓吾云：“都是实话，何云谦词？”

【补注】十方三世佛，所说无异法，诸佛与圣人，皆述而不作，何况于凡夫？愚人不知此，纷纷而妄作，厌故而喜新，不知妄语罪，死堕拔舌狱。可不戒哉！

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！”

学不厌，诲不倦，孔子亦曾承当之矣。只一默而识之真实难到，宜其直心直口说出。

【补注】此即孔子之无我。有我相则有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必不能默而识之、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矣。

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

真实可忧。世人都不知忧，所以毫无真乐；惟圣人念念忧，方得时时乐。

【补注】唐白居易问鸟巢禅师：“如何是佛法？”曰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曰：“如此，三岁儿童也道得。”曰：“三岁儿童

道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”孔子且曰是吾忧也，况吾侪乎？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

子曰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！”

卓吾云：“壮哉！”方外史曰：“人老心不老。”

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

卓吾云：“学问阶级。”方外史曰：“虽有阶级，不是渐次，可谓六而常即。”

【补注】六而常即者，谓众生即佛，而渐次分之，则有六种阶级：一、理即；二、名字即；三、观行即；四、相似即；五、分证即；六、究竟即。道、德、仁、艺只是仁耳，行之谓之道，得之谓之德，守之谓之仁，取之左右逢源、著于事物谓之艺。

子曰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

【补注】“礼闻来学，不闻往教”，《易》曰“童蒙求我，匪我求童蒙”，故必其能自行束身修礼，而后可施教诲也。

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读此二章，乃见诲人不倦。”

【补注】启之、发之、复之是教诲，不启、不发、不复亦是教诲，故《孟子》曰：“教亦多术矣，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”

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

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子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、好谋而成者也。”

临事而惧，从戒慎恐惧心法中来；好谋而成，从好问好察、用中于民而来。不但可与行军，即便可与用行舍藏。否则白刃可蹈，中庸不可能矣。卓吾云：“三‘与’字当一般看，若作仲尼牵连自家说，恐圣人无此等气象。”

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

说得求富者败兴。卓吾云：“今之求富贵者，俱是执鞭之士。”方外史曰：“执鞭求富还是好的，今之求富贵者，决非执鞭之士所屑。”

子之所慎：斋，战，疾。

【补注】斋是祸福关，战是存亡关，疾是生死关。圣人所为慎者，愿众生修福而免祸，弭战而损疾也。三慎斋为首者，斋必断肉，断肉则断战、疾之因。佛言世上欲免刀兵劫，除非众生不食肉。欲得长寿，当勤戒杀。食肉众生，死堕恶道。若生人中，多病短命。杀生食肉，战杀、疾病之所由来也。可不慎与！愿云禅师偈云：“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深如海恨难平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”阳复斋《劝提倡素食诗》云：“好生当得寿而康，杀命难期自命长。我已多年饱芳洁，病魔不入谷蔬肠。（予自持六斋、十斋、观音斋而病渐少，今长素五年，乃全无病。）”又云：“拳骂相侵报不忘，况

于食肉剖心肠。何如与物同安乐，白饭青蔬大吉祥。（名医喻嘉言云：‘白饭青蔬，养生妙法。’）”
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！”

赞得《韶》乐津津有味。

冉有曰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诺，吾将问之。”入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怨乎？”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出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

非说二人以失国为悔也，只是二人既去，设无中子可立，则废宗绝嗣，能不动心否乎？既曰求仁得仁，则世间宗嗣又其最小者矣，何足介意。

【补注】得仁谓得其本然之性德。性德竖穷横遍，一切具足，而亦一切非有，何有于得？何有于失？何有于生？死而又何怨乎？子贡闻之，而知夫子不为卫君计较于得失生死之间也。求仁即是敦行孝弟，论夷齐而自知卫君应尽之分。善哉！子贡之妙问，而夫子之妙答也！

子曰：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乐在其中，则心境一如，当与赞颜子处参看。不义富贵，但如浮云，则似太虚不染，非巢许之所能达。

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

学《易》方无大过，《易》其可不学乎？今有穷年读《易》，而过终不寡者，其可称学《易》乎？

【补注】《说文》引《秘书》说曰：“日月为易，象阴阳也。”日月光明遍照，喻性量之竖穷横遍。阴阳即性体之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，故《易》学之圆满究竟，无过于佛。儒有学《易》而不免于谤佛之大过者，非真知《易》者也。学《易》可以无大过，学佛可以成无上道。五十者，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之中数。而五为阳，十为阴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《易》所以教中道也。空假双照，精一并观，故无大过。《史记》引孔子之言：“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彬彬者，文质无偏。质即惟一，即空观；文即惟精，即假观也。孔子老而嗜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故知五十非年也。

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

果然不俗。今人不知《诗》《书》、礼，所以开口便俗。

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“女奚不曰，‘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’？”

者才是为人的。今只偷得一人生耳，何尝肯为人哉！既是不肯为人，所以一失人身万劫难也。王阳明曰：“发愤忘食，是圣人之志如此，真无有己时；乐以忘忧，是圣人之道如此，真无有戚时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。”

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都是实话。”方外史曰：“不但释迦尚示六年苦行，虽弥勒即日出家，即日成道，亦是三大阿僧祇劫修来的。”

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。

今人拨无怪无神，亦可拨无力无乱否？

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：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师心之人，那知此益。

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”

卓吾云：“却又微服而过宋，妙！妙！”方外史曰：“王莽学之，便是东施。”

子曰：“二三子，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和盘托出。”方外史曰：“正惟和盘托出，二三子益不能知。如目连欲穷佛声，应持欲见佛顶，何处用耳？何处著眼？”

【补注】读《华严经·文殊菩萨净行品》，便知此义。菩萨于在家出家、行住坐卧、作止语默，乃至著衣饭食、盥洗便利，一切时间，念念不离众生，愿其消除障碍，成就菩提，故孔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。今有大师与我同行同住，同坐同卧，同视同听，同言同动，无行不与，乃至永劫相随，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觅之不可得，是何也？心耶？佛耶？一耶？二耶？不可谓一，不可谓二也。

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

子曰：“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；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”

圣人只是证得本亡、本虚、本约之理。有恒须是信得本亡、本虚、本约之理，就从此处下手，便可造到圣人地位，所谓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证也。亡是真谛，虚是俗谛，约是中谛。依此而修，为三止三观；证此妙理，成三德三身。

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。

现同恶业，曲示善机，可与六祖吃肉边菜同参。

【补注】钓弋恶行，杀命伤仁，岂圣人所以教后世者？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弋不射宿也；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，钓而不纲也。列子《冲虚经》云：“齐田氏祖于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献鱼雁者，田氏视之，乃叹曰：‘天之于民厚矣，殖五谷，生鱼鸟，以为之用。’众客和之如响。鲍氏之子年十二，预于次，进曰：‘不如君言。天地万物与我并生，类也。类无贵贱，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，非相为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岂天本为人生之？且蚊蚋噉肤，虎狼食肉，非天本为蚊蚋生人、虎狼生肉者哉！’”孔子圣人，曾谓不如鲍氏之子乎？故知钓而不纲、弋不射宿者，喻言也。

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”

知便不作，作便不知。卓吾云：“甘心为次，所以为上。”方外史曰：“今之高谈向上、耻居学地者，愧死！愧死！”

互乡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“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；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。唯何甚？”

卓吾云：“天地父母之心。”

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

欲二即仁，仁体即是本来至极之体，犹所云念佛心即是佛也。

【补注】仁之量竖穷横遍，可谓远矣。然不出我现前介尔一念之心，则远近一如也。幽溪大师《净土生无生论》偈曰：“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念佛心，全体是法界。”自私自利者，皆自暴自弃者也。是故如来于明星出时，初成正觉，叹曰：“奇哉！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，但以颠倒妄想不自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无师智、道种智自得现前。”明星，日也。众生佛性蔽于妄想，如日在云，云开而日光遍照矣。

陈司败问：“昭公知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孔子退，揖巫马期而进之，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，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巫马期以告。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

不似今人强辩饰非。

【补注】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己，圣人从容中道之妙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司败既问昭公知礼乎，故答曰知礼。及闻巫马期之告，则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使昭公闻之，亦应忏悔。

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

子曰：“文，莫吾犹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”

也是千真万真之语。

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！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

更真。卓吾云：“公西华亦慧。”

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“有诸？”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诔曰：‘祷尔于上下神祇。’”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

可与谈三种忏法。

子曰：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

此与对林放同意。卓吾云：“救世苦心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

荡荡即“坦”字之注脚，所谓居易以俟命也，却是戒慎恐惧之体。戚戚正是无忌惮处。思之！思之！

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像赞。

泰伯第八

子曰：“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

三让，究竟让也。以天下让，以天下之故而行让也。此时文王已生，纣亦初生。泰伯预知文王之德，必能善服事殷，救纣之失，故让国与之，令扶商之天下。是故文王之至德，人皆知之；泰伯之至德，又在文王之先，而人罔克知也。至于文王既没，纣终不悛，至使武王伐纣，则非泰伯之所料矣。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蒞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”

此二节正是“敦厚以崇礼”的注脚。
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！启予手！《诗》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”

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推而极之，则佛临涅槃时，披衣示金身，令大众谛观，亦是此意，但未可与著相愚人言也。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笱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

三个“斯”字，皆是诚于中、形于外，不假勉强。

曾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

在颜子分中，直是无能、无多、本无、本虚，本不见有犯者、犯事及受犯者。但就曾子说他，便云以能问于不能等耳。若见有能，便更无问于不能之事，乃至若见有犯，纵使不报，亦非不校矣。卓吾云：“不但想他人前日而已，自家今日亦要下手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！”

有才有德，故是君子。末二句是赞体，非设为问答。

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而道远，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“弘毅”二字甚妙，横广竖深，横竖皆不思议。但“死而后已”四字甚陋。孔子云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便是死而不已。又云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便是死生一致。故知曾子只是世间学问，不曾传得孔子出世心法。孔子独叹颜回好学，良不诬也。

【补注】横遍十方谓之弘，竖穷三际谓之毅。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谓之重，死而不已谓之远。

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读《诗》而不能兴，读礼而不能立，习乐而不能成，何用《诗》、礼、乐耶？

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若但赞一乘，众生没在苦，故不可使知之。机缘若熟，方可开权显实。“不可”二字，正是观机之妙。

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；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【补注】周安士先生曰：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何惧乎？惧身后之恶名也。然此犹盛世之事也。若后世之乱贼，并不畏此虚名矣。岂惟乱贼，即号为识字者，亦毫不知有《春秋》矣。惟示以人命无常，死后受报，不忠不孝之人化作畜生、饿鬼，乃知用尽奸心诡计，付之一空，他生万苦千愁皆我自造，回思虎斗龙争、图王创霸之谋，不觉冰消瓦解。嗟乎！自有佛法以来，不知令多少乱臣贼子寒心，多少巨慝豪强丧胆。使民日迁善而不知谁之为者，余于如来之大教见之矣。”

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卓吾云：“无周公之才美而骄吝者，岂不愧死！”

【补注】佛弟子周利槃陀伽于过去世为大法师，秘吝佛法，感愚钝报，阙于记持。佛以“苕帚”二字使之记持，于一百日中，得苕忘帚，得帚忘苕。佛愍其愚，教持一偈，成阿罗汉，辨才无尽。以骄吝故，得愚钝报，故学者当发大心，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

子曰：“三年学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

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

信得人人可为圣贤，名笃信；立地要成圣贤，名好学；假使铁轮顶上旋，定慧圆明终不失，名守死善道。“危邦不入”四句，正是“守死善道”注脚，正从笃信好学得来。“邦有道”节，正是反显其失。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约事即是素位而行，不愿乎外；约观即是随境炼心，不发不观。

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怙愠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

大家要自己简点，勿堕此等坑塹。

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

子曰：“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！”

无天下者，亦非巍巍，巢许是也；有天下者，亦非巍巍，寻常贤君是也。有天下而不与，方为不可思议。

子曰：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！荡荡乎民无能名焉！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！焕乎其有文章！”

卓吾云：“末节正是则天实际处。”

【补注】此二章便是尧、舜、禹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之证据，亦即佛法空、假、中一心三观之实现也。有而不与，民无能名，空观也；有成功，有文章，假观也。菩萨发大悲愿，普度众王，皆从假观出。若偏于空观，则罗汉而已。

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！”

叹才难而赞至德，正因德难故才难耳。倘纣有圣德，则武王并九人方将同为纣之良臣，又何至以乱臣称哉！亢龙有悔，武王之不幸也甚矣！

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！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！”

如此方无间然，为君者可弗思乎？

子罕第九

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

卓吾云：“罕言利，可及也；罕言利与命与仁，不可及也。”方外史曰：“言命言仁，其害与言利同，所以罕言。今人将命与仁挂在

齿颊，有损无益。”

【补注】孔子所言，皆利也，命也，仁也。仁即心性，利、命即因果。除却心性、因果，复何言乎？以学者机感之殊，则见有常言、有罕言。子贡所谓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是不闻也，非不言也。

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！”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”

卓吾云：“谓门弟子之言，不敢自安之语也。然党人则孔子知己矣。”

【补注】射者目注一的，御则有“六辔如组，两骖如舞”之妙用焉，则是执无所执也。无所执故能大，故博学而无所成名也。《易传》“时乘六龙以御天”，龙者，变化不测之象也。即此“执御”之注脚。

子曰：“麻冕，礼也。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拜下，礼也。今拜乎上，泰也。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

卓吾云：“真是时中之圣。”

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由诚意故毋意，毋意故毋必，毋必故毋固，毋固故毋我，细灭故粗必随灭也。由达无我方诚意，不于妄境生妄惑。意是惑，必、固是业，我是苦。

子畏于匡，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”

道脉流通即是文，非谦词也。如此自信，何尝有畏。

大宰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固天纵之，将圣又多能也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大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！”牢曰：“子云：‘吾不试，故艺。’”

“固天纵之”为一句。子贡谓夫子直是天纵之耳，岂可将圣人只是多能者耶？此必已闻一以贯之，故能如此答话。然在夫子的确不敢承当“圣人”二字，故宁受“多能”二字。而多能甚鄙甚贱，决非君子之道也。大宰此问，与党人见识天地悬隔。

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

不但无人问时体本无知，即正当有人问时仍自空空、仍无知也。所叩者即鄙夫之两端，所竭者亦即鄙夫之两端，究竟吾何知哉！既叩其两端而竭之，则鄙夫亦失其妄知而归于无知矣。

【补注】空空如也即是鄙夫与佛平等之佛性，两端即鄙夫之虚妄分别知见也。竭则性相不二、自他不二，何有两端？两端即空，一亦不立。

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

此老热肠犹昔。

子见齐衰者、冕衣裳者与瞽者。见之，虽少必作；过之，必趋。

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

此与“问仁”章参看，便见颜子真好学，又见颜子正在学地，未登无学。约我以礼，正从克己复礼处悟来；欲罢不能，正从请事斯语处起手；欲从末由，正是知此道非可仰钻、前后而求得者。两个“我”字，正即克己、由己之“己”字。王阳明日：“谓之有，则非有也；谓之无，则非无也。”

【补注】一切众生真如本性，无量无边，不生不灭，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故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后。博我以文，知真如之不变而随缘；约我以礼，知真如之随缘而不变。未来无尽，我愿无尽，故欲罢不能；全性起修，故曰既竭吾才。不可谓无，故如有所立卓尔；不可谓有，故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夫子之道之妙，即各各本具之真心也。非颜子之善学，乌能知夫子之善诱乎？

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间，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！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”

子路一种流俗知见，被夫子骂得如此刻毒。今有禅门释子开丧戴孝，不知何面目见孔子？不知何面目见六祖？不知何面目见释迦？

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匱而藏诸，求善贾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！”

沽同，而待与求不同。世人不说沽便说藏耳，那知此意？

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“陋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

卓吾云：“先辈谓当问其居不居，不当问其陋不陋，最为得之。”

【补注】读肇公《般若无知论》，可知无知是本然性体，不是孔子谦词。譬如明镜中空，故能随缘现影。空空如也即是鄙夫与佛平等之佛性，两端即鄙夫之虚妄分别知见也。竭则性相不二，自他不二，何有两端？两端既空，一亦不立。

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

亦是木铎之职应尔。

子曰：“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我哉！”

不要看得此四事容易，若看得容易，便非孔子。

【补注】此四者皆是孔子之无我。有我相则骄傲，不能出事公卿，入事父兄；有我相则有断见，谓人死即消灭，故丧事不能勉；有我相则累于形骸，不知观心之妙，而以饮酒为乐，故为酒困。我见为万恶之原，其为毒于天下不可胜数，故孔子一再言之何有于我哉。
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”

此叹境也，即叹观也。盖天地万物何一而非逝者？但愚人于此，计断计常。今既谓之逝者，则便非常；又复如斯不舍昼夜，则便非断。非断非常，即缘生正观。引而申之，有逝逝，有逝不逝，有不逝逝，有不逝不逝，非天下之至圣，孰能知之。

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惟颜子好学，亦惟颜子好德耳。

【补注】德与色对，犹性与相对。凡夫著相而不悟性，故好恋色身，好吃美食，好著美衣，好居美室，皆是好色，不知义理悦心、禅悦为食、法喜充满、功德庄严之可贵也。颜子在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饮，不改其乐，方是好德；禹之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，方是好德。

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簣，进，吾往也。”

子曰：“语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！”

后一念而方领解即是惰，先一念而预相迎亦是惰。如空谷受声，干土受润，大海受雨，明镜受像，随语随纳，不将不迎，方是不惰。

子谓颜渊曰：“惜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！”

进是下手，止是归宿。正在学地，未登无学，奈何便死？真实可惜！

子曰：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

令人惕然深省。

【补注】苗是生信，秀是开解起行，实是证真。

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
今日立志，后来满其所期，所以可畏。四十五十而不闻道，不能酬今所立之志，则越老越不如后生矣。大凡学道之人，只是不负初心所期，便为大妙。故不必胜今，只须如今，便可畏耳。

子曰：“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
卓吾云：“‘与’字最妙，即以法语之言、巽与之言耳。舍法便无以正人，后三语深望其改与绎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

子曰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三军夺帅，亦非易事，借此以极其形容耳。”

子曰：“衣敝缁袍，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？‘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’”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：“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”

《诗》之妙在一“用”字，夫子说子路之病在一“足”字。用则日进，足则误谓到家，不知正是道途边事耳。

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。”

王安石诗云：“周公吐握勤劳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”可与此节书作注脚。

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

卓吾曰：“使人自考。”方外史曰：“三个‘者’字，只是一人，不是三个人也。”

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

连说三个“未可”，正要他勉到可处。

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”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此与“思无邪”一语参看，便见兴于《诗》的真正学问，亦可与佛门中念佛三昧作注脚。卓吾云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全在思，人之所以可为圣贤全在思，故力为辩之，不但为一《诗》翻案而已。”

乡党第十

孔子于乡党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庙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谨尔。朝，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蹶蹶如也，与与如也。君召使俎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。揖所与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后，襜如也。趋进，翼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“宾不顾矣。”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闑。过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摄齐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颜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阶，趋翼如也。复其位，蹶蹶如也。执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。上如揖，下如授，勃如战色，足蹑蹑如有循。享礼，有容色。私覿，愉愉如也。

上阶如揖，身微俯也；下阶如授，身稍直也。

君子不以绀緇饰，红紫不以为褻服。当暑袗絺绤，必表而出之。缁衣羔裘，素衣麀裘，黄衣狐裘。褻裘长，短右袂。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半。

吴建先曰：“寝衣，即被也。被长一身有半则可，若别作衣，著之而寝，如此之长，如何起止？甚为可笑。或曰：寝衣只有半身长，如今人所作短衫也。亦通。”

狐貉之厚以居。去丧，无所不佩。非帷裳，必杀之。羔裘玄冠不以吊。吉月必朝服而朝。齐必有明衣，布。齐必变食，居必迁坐。

【补注】此即孔子斋戒之相，与佛所说斋戒相同。明衣谓新净布衣；变食谓不饮酒，不食荤肉；迁坐谓不坐高广床座。

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

但云不厌耳，非刻意求精细也。

【补注】厌，足也，与“饜”同。不厌谓不多食，可知疏食菜羹是孔子平日家风。《乡党》所载食肉诸文，或是君赐，或是享礼，或朋友之馈祭肉，然且色恶不食，臭恶不食，失饪不食，不时不食，割不正不食，沽酒市脯不食，则孔子固以疏食饮水为乐者也。杀生食肉，违佛禁戒，亦未得为孔子徒也。

食饠而餲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；色恶，不食；臭恶，不食；失饪，不食；不时，不食；割不正，不食；不得其酱，不食。

色恶，即今所谓落色，如黑鱼、犬、鳖之类，臭恶，即葱、韭、蒜等，割不正，谓不当杀而杀，或非分，或非时也，不得其酱，恐致伤人，故皆不食。

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。惟酒无量，不及乱。

生得如此好酒量，尚以不为酒困为愧，可见禹恶旨酒、佛门戒酒方是正理。济颠、林酒仙之属，一时权变，不可为典要也。

沽酒市脯，不食。

只是不坐在酒店、饭店中饮食耳，难道他人请孔子，定要自做酒、自杀牲？

不撤姜食，不多食。祭于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食不语，寝不言。虽疏食、菜羹、瓜祭，必齐如也。

【补注】言虽疏食、菜羹、瓜果之类，必先祭而后食，祭必斋如也。所谓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，故修行人于早中二时，当先供三宝、祖先而后自食。

席不正不坐。

不正，谓不依长幼尊卑之叙。

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乡人傺，朝服而立于阼阶。

亦是爱礼极思。

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，曰：“丘未达，不敢尝。”厩焚，子退朝，曰：“伤人乎？”不问马。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。君赐腥，必熟而荐之。君赐生，必畜之。

【补注】君赐生，必畜之，此即孔子之护生戒杀。

侍食于君，君祭，先饭。疾，君视之，东首，加朝服，拖绅。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朋友死，无所归，曰：“于我殡。”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寝不尸，居不容。

吉祥而卧，故不尸。

【补注】右胁著席而卧，谓之吉祥。临终吉祥而逝，生净土之瑞相也。平时习惯如此，亦令气脉流通。

见齐衰者，虽狎必变。见冕者与瞽者，虽褻，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，式负版者。有盛馔，必变色而作。迅雷风烈必变。升车，必正立执绥。车中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曰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！”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

也是实事，也是表法。只一“时哉时哉”四字，便将《乡党》一篇血脉收尽，而实从时习中来，故得时措之宜，名为时中之圣也。“三鸣而作，正色斯举矣”之证，正举集皆时之验。雉者，文明之物。雌者，述而不作之象。山梁者，既非庙堂，亦非穷谷，乃不行于天下，而行于后世之象。按《家语》：孔子尝自筮，而得贲卦，愀然有不平之状，谓丹漆不文，白玉不雕，质有余则不受饰。今贲，非吾兆，以其饰也。盖孔子是时《易》学未精耳。后于《杂卦传》云：“贲，无色也。”则得之矣。离为雉，艮为山，故云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。

【补注】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，而其本性不动也。不动而随缘，故曰时哉时哉。贲之有色，相也；其无色，性也。贲，无色也。犹《心经》言“色即是空”，不待色灭方为空也。以色是因缘和合，虚妄幻现，故谓之空。

论语点睛补注上

论语点睛补注下

古吴蕩益道人智旭述

阳复子江谦补注

先进第十一

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
先进的确有野人气象，后进的确是君子气象。但君子的确不如野人，故评论须如此，用之须如彼。

【补注】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乐，与其荡也激也，宁和而平。礼乐唯心所生，亦即正心之具也。心正而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矣。今礼俭乐和，无如佛制。昔宋程子观于丛林僧制，曰：“三代威仪在是矣。”诚笃论也。如能用之天下，则世界文明有日矣。（俭朴和平之礼乐，野人与能焉。孔子从先进，欲礼乐之普及于野人也。）

子曰：“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

陈旻昭曰：“夫子寻常不喜言语，故或云‘文，莫吾犹人也’，或云‘焉用佞’，或云‘予欲无言’，乃教人何以仍立言语一科耶？盖空言则非圣人所取，而有益之言，可裨于世道、可发明至理者，则又不可废也。圣门第一能言莫若宰我，于‘井有仁’章及‘三年丧’章见之，第二能言莫若子贡，于‘足食足兵’章见之，皆有关于世道人心之甚者也。”

【补注】德行以修己，政事以安人，言语以为法于天下，文学以流传于后世，圣门具此四科，而木铎之全体大用全矣。四者兼之，则孔子也。四科皆德行所摄，故颜渊称具体而微。

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

人问王阳明曰：“圣人果以相助望门弟子否？”阳明曰：“亦是实话。此道本无穷尽，问难愈多，则精微愈显。圣人之言本是周遍，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，圣人被他一难，发挥得愈加精神。若颜子胸中了然，如何得问难？故圣人亦寂然不动，无所发挥。”

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！”

从他格亲苦心处表出。

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。”

说了又说，深显曾子、子思不能传得出世道脉。

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，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”

颜路只是一个流俗知见，如何做得回的父亲。

颜渊死，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

【补注】此当与“子畏于匡，颜渊后”章合看，可见圣贤相与之心，如空合空，融洽无间。

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“子恸矣！”曰：“有恸乎？非夫人之为恸，而谁为？”

朝闻夕死，夫复何憾？只是借此以显道脉失传，杜后儒之冒认源流耳。若作孔子真如此哭，则呆矣。

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“不可。”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不是推干系。”方外史曰：“孔子待回厚到底，后之欲厚其子弟者思之。”

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“敢问死。”子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季路看得死生是两橛，所以认定人鬼亦是两事。孔子了知十法界不出一心，生死那有二致，正是深答子路处。程子之言颇得之。

【补注】知本性无生无死，然后知生知死；知本性非人非鬼，然后能事人事鬼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人鬼皆当愿其成佛，此事人事鬼之大道也。

闵子侍侧，阊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

鲁人为长府，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卓吾云：“劝鲁人也，非赞闵子也。”

子曰：“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，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收之则升堂，拣之则门外，可参。

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

卓吾云：“然则师愈，子贡却呈自己供状；过犹不及，夫子亦下子贡钳锤。”

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

卓吾云：“攻求正所以攻季氏。”

柴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由也喭。

卓吾云：“识得病，便是药。”

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？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

凡夫受命所缚，贤人能不受命，惟圣人真学问则知命，而不必转命。是故有志为圣人者，只须俟命。今直以“屡空”二字传颜子之神，作子贡之药。子贡一生吃了亿则屡中之亏，便不受命，而货不觉其自殖矣。

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”

此须四句料拣：一、践迹而入室，君子也；二、不践迹而入室，圣人也；三、不践迹而不入室，善人也；四、践迹不入室，有恒也。

子曰：“论笃是与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

不但教人勤他，亦是要人自勤。

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有父兄在；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闻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问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

卓吾云：“赤原不问由、求，还问赤耳。”方外史曰：“答由、求即是答赤。”

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！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！”

卓吾云：“吾以汝为死，惊喜之辞。‘子在，回何敢死’，谁人说得出？”方外史曰：“悟此方知圣人不必恸哭，又知圣人必须恸哭。”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，可谓大臣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”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

字字鉄钺，足使子然丧魄。

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！”

夫子元不责子羔不读书，子路那得知之？

【补注】恶夫佞者，谓恶夫读书而不能教民人、安社稷者也。能言而不能行，故谓之佞。此章当与《左传》“郑子皮欲使尹何为邑”章合读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

圣贤心事，虽隐居求志，而未尝置天下于度外；虽遑遑汲汲，而未尝横经济于胸中。识得此意，方知禹、稷、颜子，易地皆然。奈四子各见一边，终不能知孔子行处，故因此侍坐，巧用钳锤，以曾点之病，为三子之药，又以三子之病，为曾点之药也。

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

子路说的句句不虚，又且高兴热闹，所以夫子为之抚掌大笑。袁了凡曰：“《礼》云：‘笑不至矧。’‘矧’与‘哂’同，露龈大笑也。居丧则笑不至矧。今言志时，闻此畅谈，何妨大笑。若注云微笑，则成尖酸气象矣。”

“求，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以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“赤，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“点，尔何如？”鼓瑟希，铿尔。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
铿尔者，舍瑟之声。此非与点，乃借点以化三子之执情耳。

【补注】先言鼓瑟，次言希，次言铿尔，次言舍瑟，而后言作，写出曾点从容不迫气象。希是瑟声渐淡，铿尔是弦外余音，舍瑟是安置得所，作是答问之礼。春是生机盎然；冠者、童子是作圣之基；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，内外清静，是养正之道。政化及于一时，教泽流于万世。政教不可偏废，故孔子叹曰吾与点，而亦兼赞由、求、赤之能为邦也。

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唯求则非邦也与？安见方六七十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！唯赤则非邦也与？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不哂其为国之事，特哂其不让之言耳。既说为国，又说非邦也与，正是与三子以补点之虚证。一直皆夫子之言，不是一问一答也。

颜渊第十二

颜渊问仁。（僧问和尚：如何是佛？）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！（和尚答曰：只你便是。）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？”（僧又问曰：如何保任？）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（和尚答曰：一翳在目，空华乱坠。）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（僧礼拜。）”

克，能也。能自己复礼，即名为仁。一见仁体，则天下当下消归仁体，别无仁外之天下可得，犹云十方虚空悉皆消殒，尽大地是个自己也。故曰由己。由己正即克己，“己”字不作两解。夫子此语，分

明将仁体和盘托出，单被上根。所以颜子顿开妙悟，只求一个入华屋之方便，故云请问其目。目者眼目，譬如画龙须点睛耳。所以夫子直示下手工夫，正所谓流转生死，安乐涅槃，惟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视、听、言、动即六根之用，即是自己之事，非教汝不视、不听、不言、不动。只要拣去非礼，便即是礼，礼复则仁体全矣。古云：“但有去翳法，别无与明法。”经云：“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；知见不见，斯即涅槃。”立知即是非礼，今勿视、勿听、勿言、勿动即是知见不见也。此事人人本具，的确不由别人，只贵直下承当，有何利钝可论？故曰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。从此三月不违，进而未止，方名好学，岂曾子、子思所能及哉！
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“出门”四句，即是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之意；邦家无怨，即是天下归仁之意。但为中根人说，便说得浅近些，使其可以承当。卓吾云：“‘出门’二句，即居敬也；‘己所’二句，即行简也；‘在邦’二句，即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也。”王阳明日：“亦只是自家无怨，如不怨天、不尤人之意。”

司马牛问仁。子曰：“仁者，其言也讷。”曰：“其言也讷，斯谓之仁矣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讷乎？”

其言也讷，不是讷言，全从“仁者”二字来，直是画出一个仁者行乐图。牛乃除却“仁者”二字，只说其言也讷，便看得容易了，故即以“为之难”三字药之。

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矣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

不从“君子”二字上悟出不忧不惧根源，便是不内省处。

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！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

卓吾云：“牛多言而躁，兄又凶顽不道，料必不相容者，故忧其将害己也。子夏以死生有命慰之，又教以处之之法，谓只待以恭敬，疏者可亲，况亲者乃反疏乎？盖劝其兄弟和睦也。”

子张问明。子曰：“浸润之譖、肤受之愬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；浸润之譖、肤受之愬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”

一指能蔽泰山，不受一指之蔽，则旷视六合矣。
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

陈旻昭曰：“假饶积粟巨万，岂名足食？使菽粟如水火，方名足食耳。假饶拥众百万，岂名足兵？如周武王观兵于孟津，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，方名足兵耳。足食足兵，民乃信之，则去食去兵，民亦信之矣。今时要务正在去兵去食，不在调兵征粮也。”方外史曰：“蠲赋税以足民食，练土著以足民兵，故民信之。必不得已而去兵，去官兵，正所以足民兵也；又不得已而去食，去官食，正所以足民食也。所以效死而民弗去。今时不得已则屯兵，兵屯而益不足矣；又不得已则加税，税加而益不足矣。求无乱亡，得乎？圣贤问答，真万古不易之良政也。”又曰：“既已死矣，且道有信，立个甚么？若知虽死而立，方知朝闻夕死可矣，不是死而后已矣的。”

棘子成曰：“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”

有激之言，快心之论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。

子贡曰：“惜乎夫子之说！君子也，驷不及舌。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鞟，犹犬羊之鞟。”

文也是皮肤上事，质也是皮肤上事，须要知文质从何处发生出来。譬如活虎豹，活犬羊，总是活的。若虎豹之鞟，犬羊之鞟，总是死货耳。子贡一生说话，只有此二句大似悟的，可与“文质彬彬”章参看。
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
格言良策，万古不刊，当与“去食去兵”章刻于宫殿。

子张问崇德、辨惑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

能主方能徙，不能徙便是无主。

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”

四个“其”字，正显所爱所恶之境皆自心所变现耳。同是自心所现之境，而爱欲其生，恶欲其死，所谓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也，非惑而何？

“‘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。’”（宜在“有马千驷”章“其斯之谓与”上。）

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

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？”子路无宿诺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”

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”

不曰行无倦、居以忠，便见合外内之道。

子曰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

子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

请各各自思之。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

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，风，小人之德，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”

三节都提出一个“子”字，正是君子求诸己，乃端本澄源之论。

【补注】自正其身而人正矣，自杀其恶而民善矣。以杀人为政者，杀其躯壳，而恶心不死也。若以无道杀，则怨怨相报，无有穷

期，而天灾人祸频来矣。若得善人为政，遍天下狱囚，而晓以三归五戒之善、生死轮回之苦、吃素念佛中求生净土之乐，俟其痛悔修善，然后减轻其罚，则死刑可废也。故佛法杀人，不断一命，不损一毛，而恶心自灭，《易》所谓神武而不杀者也。盖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但随恶缘而习于为恶，虽沉沦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之三恶道，而佛性不变，况人道乎？愿为政者认识佛法，为救国救世无上正道，以至诚之心躬自倡导，先正其身而齐其家，然后施之国政，则风行草偃之效无难也。

子张问：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

真正好先生，金沙不滥，药病灼然。

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，曰：“敢问崇德、修慝、辨惑。”子曰：“善哉问！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知。子曰：“知人。”樊迟未达。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“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，子曰：‘举直错举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’何谓也？”子夏曰：“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；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

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”

自辱则反带累朋友，所以不可。若知四悉随机，方可自利利他。

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

为莲故华，以文会友也；华开莲现，以友辅仁也。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，劳之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。”

先、劳，并去声呼之。先之，创其始也；劳之，考其终也；无倦，精神贯彻于终始也。卓吾云：“请益处便是倦根，故即以无倦益之。”

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曰：“举尔所知，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

仲弓独问举贤才，可谓知急先务。
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
人问王阳明曰：“孔子正名，先儒说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废辄立郢，此意如何？”阳明答曰：“恐难如此。岂有此人致敬尽礼，待我为政，我就先去废他？岂人情天理耶？孔子既肯与辄为政，必辄已能倾心委国而听。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已感化卫辄，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父子之爱本于天性，辄能痛悔，真切如此，蒯瞶岂不感动底豫？蒯瞶既还，辄乃致国请戮。瞶已见化于

子，又有孔子至诚调和其间，当亦决不肯受，仍以命辄。群臣、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，辄乃自暴其罪恶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而必欲致国于父。瞽与群臣、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必欲得辄为君。于是集命于辄，使之复君卫国。辄不得已，乃如后世上皇故事，尊瞽为太公，备物致养，而始自复其位，则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名正言顺，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。孔子正名，或是如此。”

樊迟请学稼。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。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

宁为提婆达多，不为声闻缘觉，非大人何以如此？

【补注】提婆达多示现逆行，而授记成佛；声闻缘觉安于小乘，而不求作佛。读《法华经·提婆达多品》及《信解品》可知。

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

诵《诗》者思之。

【补注】诵《诗》三百，孔子以为多矣，可知但专一经，已是足用。若不能致用，虽多奚为？

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
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

子谓卫公子荆：“善居室，始有，曰：‘苟合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

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

卓吾曰：“一车问答，万古经纶。”

【补注】若问何自而庶、何自而富，则必曰教，可知教是澈始澈终之事。既庶既富之后需教，未庶未富之先尤需教也。今机器横夺人工，外货倾销中国。国人喜用外货，若不广行自制本货、自用本货之教令，则贫困日甚，庶富无期，愿国人恐惧而急图之也。

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

者才不是说真方卖假药的。

子曰：“‘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’，诚哉是言也！”

深痛杀业，深思善人。

【补注】此当与《孟子》公孙丑问曰“夫子当路于齐，管仲、晏子之功可复许乎”章合观。孔子曰“善人为邦百年，可以胜残去杀”，而孟子言“以齐王犹反手也”，盖“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”。人民痛苦愈深，则望治之心愈切。唐魏征尝举此义以对太宗之问，其后贞观之治，甫四年，而夜户不闭，道不拾遗。盖唐初于经战之地，皆令建佛寺，其时高僧林立，宣扬佛法，赞助王化，故收效尤速也。今世乱益急，人民归佛者亦日多，若得政府躬行倡导、明令弘扬之力，则解倒悬而出水火，去残杀而修仁慈，非难事矣。

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

可见五浊甚难化度。

【补注】佛谓此娑婆世界为五浊恶世。五浊者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也。劫浊谓浊法聚会之时；见浊谓邪见增盛，昏迷汨没；烦恼浊谓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五者烦动，恼乱其心；众生浊谓所感粗弊身心并皆陋劣；命浊谓因果并劣，寿命短促，不满百岁。具此五浊，故昏迷苟且，不易化度也。转浊为净，莫如净土念佛法门，行易而功高，化普而效速，诚宝中之王也。

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不正身之人，难道不要正人耶？故以此提醒之。

冉有退朝。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。”

卓吾曰：“一字不肯假借如此。”

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’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

四个“几”字一样看，皆是容易之意。《传》曰“几者动之微”“知几其神”，可以参看。

叶公问政。子曰：“近者说，远者来。”

子夏为莒父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

观心者亦当以此为箴。

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

才有第二念起便不直。此即菩萨不说四众过戒也。

【补注】《梵网经》菩萨十重戒第六说四众过戒。四众者，出家比丘、比丘尼，在家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所谓同法四众也。莲池大师云：“既云同法，若遇有过，应当三谏殷勤，密令悔改，内全僧体，外护俗闻。而乃恣口发扬，貽羞佛化，岂大士之心耶？”同法尚尔，况父子乎？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

也只是克己复礼，而变文说之。

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硿硿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曰：“今之从政者如何？”子曰：“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！”

若人知有自己，便做不得无耻之行，此句便是士之根本。三节只是前必具后，后不具前耳。子贡从来不识自己，所以但好做个瑚琏，虽与斗筲贵贱不同，同一器皿而已。卓吾云：“孝弟都从有耻得来。必信必果，也只为不肯无耻。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。”

【补注】自念我与诸佛同具佛性，同为凡夫，而今诸佛成道以来，已经无量尘沙劫数，度脱无量众生，而我犹是耽染六尘，轮转生死，永无出离，此是天下可惭可愧、可羞可耻之甚者也。具此耻心，方能勉行圣道。

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

狂狷就是狂简。狂则必简，简即有所不为，有所不为只是行己有耻耳。孟子分作两人解释，孔子不分作两人也。若狂而不狷，狷而不狂，有何可取？

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”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

观象玩占之人决不无恒，无恒即是无耻。

【补注】谓不恒其德者不待占卜，而已知其必承之羞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
无诤故和，知差别法门故不同。情执是同，举一废百故不和。

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

不善者恶，正是好处，何必怪他不善者之恶耶？

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，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，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

君子悦道，悦即非悦；小人好悦，道即非道。

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

泰故坦荡荡，从戒慎恐惧来；骄故长戚戚，从无忌惮来。

子曰：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。”

不是质近乎仁，只是欲依于仁者，须如此下手耳。卓吾云：“刚、毅、木、讷都是仁，仁则并无刚、毅、木、讷矣。”

子路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

卓吾云：“兄弟易切切偲偲，朋友易怡怡，故分别言之。”

子曰：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”

卓吾云：“说七年，便不是空话。”

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

仁人之言，惻然可思。

【补注】不修德教，而教民以战者，是弃之也。今之弃民者多矣，何以保国？

宪问第十四

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，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

卓吾曰：“原思辞禄，欲脱其身于谷之外；孔子耻谷，欲效其身于谷之中。”方外史曰：“若知素位而行，便不肯脱身谷外。”

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。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
为仁决不是者样工夫。

子曰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得少为足，便是怀居，与不知老之将至相反。

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

言逊不是避祸，正是挽回世运之妙用耳。

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有见地者必有行履，有行履者不必有见地，故古人云只贵见地，不问行履也。倘无行履，决非正见。

【补注】自随唐倡科举，以至今日，皆是以言教人，以言取人，言愈盛而德愈衰矣。妄言非见地也，妄行非行履也，其根本在求仁。求仁莫如学佛，学佛则得大辨才、大无畏矣。

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奭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”

尚德哉若人！”

千古至言，文不加点，故不答也。出后而赞正是不答处，不答又就是赞处。

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！”

警策君子，激发小人。小人若仁，便是君子，那有定名。

【补注】魏征上唐太宗疏曰：“君子不能无小恶，恶不积，无妨于正道；小人或时有小善，善不积，不足以立忠。”疑君子而信小人者，读之可以猛省矣。

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悔乎？”

子曰：“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

作文要诀。

【补注】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：言不可以不慎也。

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问子西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”

【补注】人也，犹言仁也，可知不仁即非人。使怨家无怨言，非仁者感化之深不能也。

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

无怨就是乐。

子曰：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”

子路问成人。（卓吾云：“切问。”）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

卓吾云：“知、廉、勇、艺是铜铁，礼乐是丹头。”方外史曰：“四子若能文之以礼乐，则四子便各各成人，非要兼四子之长也。礼是此心之节文，乐是此心之太和。诚于中而形于外，故名为文，非致饰于外也。”

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

此与“得见有恒，抑亦可以为次”之意同。卓吾云：“然则今之不成人者极多矣。”

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：“信乎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”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？岂其然乎！”

卓吾曰：“是乐取之词，非猜疑之语。”方外史曰：“圣人见人之善如己之善，与后儒自是不同。”

【补注】曰其然者，是其时然后言、乐然后笑、义然后取之答也。岂其然者，谓所传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之非也。

子曰：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”

子曰：“晋文公谲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谲。”

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”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”

不以兵车，故如其仁，乃救刀兵劫之真心实话。
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至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！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！”

大丈夫生于世间，惟以救民为第一义，小名小节，何足论也。天下后世受其赐，仁莫大焉。假使死节，不过忠耳，安得为仁？况又不必死者耶？当知召忽之死，特匹夫匹妇之谅而已矣。王圭、魏征，亦与管仲同是个人。若夫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，本非圣贤之谈，正是匹妇之谅。故《易辞》曰：“恒其德贞，妇人吉，夫子凶。”大丈夫幸思之！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与文子同升诸公。子闻之曰：“可以为文矣。”

卓吾云：“因他谥文子，故曰可以为文。‘文’字不必太泥，总之极其许可之词。”

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。康子曰：“夫如是，奚而不丧？”孔子曰：“仲叔圉治宾客，祝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，夫如是，奚其丧？”

低低人尚有大用若此，况肯用圣贤者乎？

子曰：“其言之不作，则为之也难。”

正要人作。

陈成子弑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公曰：“告夫三子。”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告夫三子者。”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

陈恒、三子，一齐讨矣。

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

不能阙疑，便是自欺，亦即欺君。今之不敢犯君者，多是欺君者也。为君者喜欺，不喜犯，奈之何哉！

子曰：“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”

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上达故不器，下达故成瑚琏、斗筲等器。若不成器者，并非小人。

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

尽大地是个自己，所以度尽众生，只名为己。若见有己外之人可为，便非真正发菩提心者矣。

蘧伯玉使人于孔子。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“夫子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”使者出，子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”

千古圣贤真学问、真血脉，不亿使者一言点出，真奇！真奇！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曾子曰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

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”，正是思不出其位。

子曰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

卓吾云：“‘耻’字何等精神，‘过’字何等力量。”

【补注】言过其行即是妄语。佛教五戒：一、不杀生以修仁；二、不偷盗以修义；三、不邪淫以修礼；四、不妄语以修信；五、不饮酒以修智。持五戒者方得人身，破戒则非人也，故君子耻之。

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

仁者、知者、勇者，三个“者”字，正与道者“者”字相应，所谓一心三德，不是三件也。夫子自省，真是未能；子贡看来，直是自道。譬如《华严》所明，十地菩萨虽居因位，而下地视之，则如佛矣。

子贡方人。子曰：“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”

“不暇”二字，顶门针也。若能思齐内省，则虽妍媸立辨，不名为方人矣。

【补注】可知圣人无时不是修己。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

“何有于我哉”“我无能焉”“是吾忧也”“则吾未之有得”，皆患不能之真榜样也。

子曰：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，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？”

不惟拣去世间逆、亿，亦复拣去二乘作意神通矣。世人自多诈，则恒逆诈，自多不信，则恒亿不信，圣人哀之，故进以“先觉”二字。若欲先觉，须从不诈不疑、不逆不亿下手。直到至诚地位，自然任运先觉。苟不向心地克己复礼，而作意欲求先觉，便是逆、亿了也。故曰君子可欺。唯可欺，方为君子耳。

微生亩谓孔子曰：“丘何为是栖栖者与？无乃为佞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。”

子曰：“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

可以人而不如马乎？

或曰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

达得怨亲平等方是直。若见有怨而强欲以德报之，正是人我是非未化处。怨宜忘，故报之以直，谓不见有怨也；德不可忘，故报之以德，谓知恩报恩也。

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”

心外无天，故不怨天；心外无人，故不尤人。向上事须从向下会取，故下学而上达。惟其下学上达，所以不怨不尤。今人离下学而高谈上达，譬如无翅妄拟腾空。

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”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！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！公伯寮其如命何？”

子服眼中有伯寮，孔子了知伯寮不在子路命外，伯寮自谓愬得子路，孔子了知子路之命差遣伯寮，可见圣贤眼界、胸襟。

子曰：“贤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”

程子曰：“四者非有优劣，所遇不同耳。”

【补注】辟世，谓在世而出世；辟地，谓危邦不入、乱邦不居；辟色，谓同居一地而不相见；辟言，谓常常相见而不与之言。若圣人则自他不二，无能辟所辟，故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。

子曰：“作者七人矣。”

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

只此一语，描出孔子之神。盖知可而为者，伊尹、周公之类是也；知不可而不为者，伯夷、柳下惠等是也。知可而不为者，巢许之类是也；知不可而为之者，孔子是也。若不知可与不可者，不足论矣。

子击磬于卫。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击磬乎！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。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子曰：“果哉！末之难矣。”

既知音，亦知心，但不知木铎之意耳。“果哉！末之难”，却与“知不可而为之”作一注脚，可谓难行能行。

子张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？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

“古之人皆然”一句，伤今思古，痛甚！痛甚！

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”

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！”

尽十方世界是个自己，竖穷横遍，其体、其量、其具皆悉不可思议。人与百姓，不过自己心中所现一毛头许境界耳。子路只因不达自己，所以连用两个“如斯而已乎”。孔子见得“己”字透彻，所以说到尧舜犹病，非病不能安百姓也，只病修己未到极则处耳。

原壤夷俟。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”以杖叩其胫。

以打骂作佛事。

阙党童子将命。或问之曰：“益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”

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人都看作两橛。若知下学而上达，则日益处即日损处矣。今童子而能居位并行，何等志气，但恐其离下学而求上达，便使依乎中庸之道，故令之将命，所以实其操履耳。居位即是欲立，并行即是欲达，皆童子之所难能，故知不是仅求益者。卓吾云：“在居位并行处，见其欲速成，非不隅坐随行也。若不隅坐随行，一放牛小厮矣，何以将命？”

卫灵公第十五

卫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，军旅之事未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。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愠见，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

只消愠见便是滥，若知乐在其中，那见有穷可愠。

子曰：“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非与？”曰：“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

卓吾云：“腐儒谓‘然，非与’处，不如曾子之‘唯’，可发一笑。”方外史曰：“俗儒妄谓曾子传得孔子之道，则子贡亦传得孔子之道矣，孔子何以再叹‘今也则亡’？”

子曰：“由，知德者鲜矣。”

痛下一针。

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

从来圣贤只有为人、为学、为德而已，断断无有为治者。若一有为治之心，则天下益乱矣。“恭己”二字即是修己以敬，又即为人、为学、为德之实工夫。

子张问行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，行乎哉？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，夫然后行。”子张书诸绅。

信而曰忠，敬而曰笃，对治子张病根也。参前倚衡，但尽其忠信笃敬耳，非以此求行也。惟不求行，夫然后行。

子曰：“直哉史鱼！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

春兰秋菊，各擅其美。

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

四悉檀。

【补注】不失人亦不失言，则四悉檀具矣。悉，遍也。檀，施也。四悉檀者，一、世界悉檀，是兴趣义，所以起信；二、为人悉檀，是训导义，所以开解导行；三、对治悉檀，是警策义，所以止恶生善；四、第一义悉檀，是解脱义，所以显性证真。佛说一切法，不离四悉檀。

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
如此方名志士仁人。今之志士仁人宜以此自勘。

子贡问为仁。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”

贤之与仁，皆吾利器也，奈何钝置之耶？

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舞。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

王阳明曰：“颜子具体圣人，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。夫子平日知之已深，到此都不必言，只就制度文为上说。此等处亦不可忽略，非要是如此方尽善。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，便于防范上疏阔，须是要放郑声，远佞人。盖颜子是克己，向里德上用心的人，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，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。若在他人，须告以为政在人、取人以身、修身以道、修道以仁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，方始做得，此方是万世常行之道。不然，只去行了夏时，乘了殷辂，服了周冕，作了《韶》舞，天下岂便治得？”

【补注】绮语即郑声，妄言即佞人。千数百年来，靡丽之骈体，淫荡之诗赋，谤佛非圣之文辞，皆郑声、佞人教淫教殆之尤者也。国以为教，家以为学，而不知其非，天下大乱之所由来也。放之远之，删之毁之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

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

未超三界外，总在五行中。断尽二障，虑斯远矣。

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正是不肯绝望。

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与？知柳下惠之贤，而不与立也。”

诛心在一“知”字。

子曰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

厚责人者，只是不能自厚耳。

子曰：“不曰‘如之何，如之何’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”

毕竟将如之何？

【补注】知因果，信轮回，善有所劝，恶有所惩，小人有所忌惮，然后可以教之为善。周安士先生曰：“人人信因果，大治之道也；人人不信因果，大乱之道也。”虽圣人并起，无如之何矣。

子曰：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，难矣哉！”

小慧与义正相反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”

行之，行此义也；出之，出此义也；成之，成此义也。卓吾曰：“不是以义为质，以礼行之，以孙出之，以信成之。”方外史曰：“须向‘君子’二字上著眼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

“称”字，去声。没世而实德不称，君子之名真可疾矣。

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

识得自己，自然求己。小人只是不知自己耳，哀哉！

子曰：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

矜则易争，群则易党，故以不争不党为诚勉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

至明至公。

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可行于天下，可行于万世，真是一以贯之。

子曰：“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

人自谓在三代后，孔子视之，皆同于三代时。所以如来成正觉时，悉见一切众生成正觉。

【补注】“试”犹“省”也，如日省月试之“试”。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也。

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”

不敢绝望。

子曰：“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”

二皆自乱自己耳。卓吾云：“一失之浮，一失之躁。”

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

上句为豪杰伸屈，下句为乡愿照胆。

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

可见道只是人之所具，天地万物又只是道之所具，谁谓天地生人耶？

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

为三种忏法作前茅。

【补注】千年暗室，一炬能消。忏悔犹炬也，无炬则永暗矣。忏法三种：一、作法忏，向佛前披陈身口意罪，誓不复作；二、取相忏，于定心中运忏悔想，如佛来摩顶以感瑞相，期消烦恼；三、无生忏，正心端坐而观无生之理，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众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”

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

学、思本非两事，言此以救偏思之失耳。

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馁在其中矣，学也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

卓吾云：“作训词看。”

子曰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庄以莅之，则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莅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”

知及、仁守是明明德，庄以莅之是亲民，动之以礼是止至善。不能庄莅动礼，便是仁守不全。不能仁守，便是知之未及。思之！思之！如来得三不护，方可名动之以礼，故曰修己以敬、尧舜其犹病诸。

【补注】如来身口意三业纯净离过，不须防护，名为三不护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”

不可小知，不可以思议测度之也。可大受，如大海能受龙王之雨，能受众流之归也。小人反是。

子曰：“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

既曰未见蹈仁而死，又曰有杀身以成仁，方信杀身不是死。

子曰：“当仁不让于师。”

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。卓吾云：“只为学者惟有当仁一事让师，故云。”

【补注】此当与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”章合看，便知不当贡高，亦不当退屈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”故贡高与退屈二者皆非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贞而不谅。”

谅即硜硜小人。

子曰：“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。”

敬其事，“敬”字从敬止发来。既敬其事，必后其食矣。

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

佛菩萨之心也。若使有类，便无教矣。

【补注】列子《冲虚经》言：“太古神圣之人，备知万物情态，悉解异类音声，会而聚之，训而受之，同于人民。故先会鬼神魑魅，次达八方人民，末聚禽兽虫蛾，言血气之类，心智不殊远也。神圣知其如此，故其所教训者无所遗逸焉。”列子所谓太古神圣者，非三界大师、四生慈父之大觉世尊乎？

子曰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。”

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

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

从古有几个真正达的。卓吾云：“五字便是谈文秘密藏。”

师冕见，及阶，子曰：“阶也。”及席，子曰：“席也。”皆坐，子告之曰：“某在斯，某在斯。”师冕出，子张问曰：“与师言之道与？”子曰：“然，固相师之道也。”

子张看得“道”字奇特，孔子注得“道”字平常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？”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！且尔言过矣。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

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

老吏断狱，曲直分明。

【补注】文德即均也，安也，和也。不均、不安、不和，故人不
服也。远人不服，而修文德以来之，此正本清源之化。若弃文德而黷
武功，近人不服，况远人乎？故国家之忧不在远人，而在萧墙之内
也。

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
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
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；
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

卓吾云：“明诛臣子，隐责君父。”

【补注】上承天道，下子庶民，谓之天子，非桀纣独夫之所能混
同也。好善如春之生，恶恶如秋之肃；好善如母之慈，恶恶如父之
严。礼乐征伐即好善恶恶之事也。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故
庶人不议。庶人议而天下之乱可知矣。乃至庶人不敢议，而天下之乱
益甚矣。

孔子曰：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于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
之子孙微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：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
矣；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：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；乐骄乐，乐佚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”

益者损者，都就求益招损的自身上说。

【补注】多闻难，谅更难，直尤难中之难。如此益友，幸勿交臂失之。便辟，非直也；善柔，非谅也；便佞，非多闻也。便辟似直而非中道，善柔似谅而非至诚，便佞似多闻而非正知正见。如此损友，切勿误认。

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

有戒则能御血气，无戒则被血气使。一部《易经》，三戒收尽。

【补注】是即贪、瞋、痴三毒也，自少而壮而老，一切时皆当戒之。分举三时者，以其易犯耳，语偏而意圆也。知三毒皆由血气所为，则知非本性所有，能悟性者戒之非难。性体虚空，何有于色？性量一如，何有于斗？性具万有，何事于得？是之谓顺性修戒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

天命之性，真妄难分，所以要畏；大人修道复性，是我明师良友，所以要畏；圣言指示修道复性之要，所以要畏。畏天命是归依一体三宝，畏大人是归依住持佛宝、僧宝，畏圣人之言是归依住持法宝也。不知天命，亦不知大人，亦不知圣人之言，小人既皆不知而不畏，则君子皆知，故皆畏耳。不知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，不知人

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不能戒慎恐惧，是不畏天命；妄以理佛拟究竟佛，是狎大人；妄谓经论是止啼法，不知慧命所寄，是侮圣人之言。

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

只是肯学，便非下民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”

字字箴铭。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”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，与此参看。

孔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；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

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“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”，其斯之谓与？
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：闻《诗》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

未得谓得，枉了一个空欢喜，可笑！可笑！

【补注】圣人视一切众生如子，有何远近之分乎？

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；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；异邦人称之，亦曰君夫人。

【补注】一邦君之妻耳，而各各称之不同如此，可悟性一而名与相万殊之旨。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与国人交止于信，其为致良知一也。

阳货第十七

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诸涂。谓孔子曰：“来，予与尔言！”曰：“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“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“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！”孔子曰：“诺！吾将仕矣。”

时其亡，只是偶值其亡耳。《孟子》作“瞰其亡”，便令孔子作略仪与阳货一般，岂可乎哉！

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

性近习远方是不变随缘之义。孟子道性善，只说人道之性以救时耳。

【补注】顺性而修，则九界众生皆可成佛，故曰相近。随习而流，则同体之性而十法界分焉。十法界者，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缘觉法界、声闻法界，此谓四圣；天法界、人法界、修罗法界、畜生法界、饿鬼法界、地狱法界，此是六凡。九界对佛而言，皆众生也。十界唯是一心，心本无界，依于所习善恶净染四法而成十界，故曰法界。真如性内，绝生佛之假名，故曰一真法界。真者无妄，如者不变也。

子曰：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

除却上知下愚，便皆可移。既未到上知，岂可不为之堤防？既不甘下愚，岂可不早思移易？

【补注】阳明先生谓上智与下愚不移，非不可移，乃不肯移耳。上智不肯为恶，下愚不肯为善，非不能也。

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！前言戏之耳。”

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末之也已！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！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

原不说公山决能用我。卓吾云：“言必为西周，不为东周也。”

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”“请问之。”曰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

要以此五者行于天下方是仁，不得舍却天下而空言存心，以天下不在心外，而心非肉团故也。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？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？涅而不缁。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

磨得磷的便非真坚，涅得缁的便非真白。匏瓜用为浮囊，而不用作食器，只是一偏之用。圣人无用，无所不用，故云吾岂匏瓜，乃显无可无不可，犹如太虚空然，不可唤作一物耳，非是要与人作食器也。若作食器，纵使瑚璉，亦可磷可缁矣。

子曰：“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“居，吾语女！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

若不好学，则仁、知等皆虚名耳。言者，但有虚名，非实义也。蔽却是实病矣。

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
今人都不曾学《诗》。

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”

“为”字妙，直须为文王、为周公始非面墙。

【补注】《孟子》曰：“身不行道，不行于妻子；使人不以其道，不能行于妻子。”譬如面墙而立，第一步已不可行，安能行之家、国、天下乎？故文王之化，自刑于寡妻始，然后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
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！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！”

与“人而不仁”章参看。

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？”

的当之甚，刻毒之甚。

子曰：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

子曰：“道听而涂说，德之弃也。”

乡原只好偷石人石马，道听涂说连石人石马也偷不得。

子曰：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！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

照妖镜，斩妖剑。

子曰：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葛可久顶门针，不知还救得否？可悲可怜！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子曰：“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

二“也”字，一“者”字，宾主历然。

子曰：“予欲无言！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！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！”

无言岂是不言，何言却是有言。说时默，默时说。参！

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。

【补注】既辞以疾，又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，可知圣人之不肯妄语。虽不见孺悲，实已进而教之。

宰我问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（唤甚么作礼乐？可耻！可耻！）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（丧心病狂！）“女安则为之。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（真礼真乐，和盘托出。）今女安，则为之。”宰我出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

难道三年之丧便报得三年之爱？且就人情真切处点醒之耳。陈旻昭曰：“宰我答安，真有调达入地狱的手段。得他此答，方引出孔子一番痛骂，方使天下后世之为子者皆不得安，方杜绝千古世后欲短丧之邪说。”

【补注】调达即提婆达多。于无量劫前，佛为国王，调达为阿私仙人，为王说《妙法华经》，自是世世示现逆行，专意害佛。生斛饭王家，为佛从弟。常以毒藏十指甲，礼佛接足，足不伤而指自坏。又与阿阇世王谋欲杀佛，而自为新佛。王纵五百醉象踏佛，佛以手指，指现狮子，象皆摄伏。又推大石压佛，地神遮之。石碎，迸其小者，中佛足流血，因是陷入地狱。佛遣使问其安否，报曰：“我处此，如四禅天乐。”又问几时出地狱，答曰：“待世尊来入地狱，我方出之。”其五逆类如此。实则大权示现，成就佛功德，故《法华》会中，得授记成佛。

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奕者乎？为之，犹贤乎已。”

好行小慧，无所用心，俱难矣哉，须是居易以俟命。

子路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

勇者夺魄。

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？”子曰：“有恶：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。”曰：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徼以为知者，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讦以为直者。”

大须各自简点，莫使此二人恶。

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！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”

曲尽女子、小人情状。

【补注】女子、小人皆须教之以道，学道则易使也。若养而不教，则有怨与不孙之弊。

子曰：“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。”

“恶”字不作去声读。见恶，谓尚不能改恶从善也。虽云改过可贵，但四十不改，恐终不能改矣，故警励之，意欲其奋发速改也。

【补注】欲其不终于恶也。不终于恶，则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

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孔子曰：“殷有三仁焉。”

异世者却知其仁，同时者却云不知其仁，孔子于“仁”字何等认得清楚，岂似子路、子贡、子张、武伯等隔墙猜谜乎？卓吾曰：“千古只眼。”方外史曰：“若据后儒见识，则微子之去，箕子之陈《洪范》于武王，安得与比干同论？呜呼！仁理之不明也久矣。”

【补注】为仁而去，为仁而奴，为仁而死，故曰殷有三仁焉。

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。人曰：“子未可以去乎？”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

卓吾曰：“有见有守。”方外史曰：“惟见得真，故守得定。”

齐景公待孔子曰：“若季氏，则吾不能。”以季、孟之间待之。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孔子行。

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

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，不得与之言。

又是圣人一个知己。趋而辟之，尤有禅机。

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长沮曰：“夫执舆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（好赞词。）问于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

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 耷而不辍。（辟人之士，错看孔子。）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怵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（可见不是辟人之士。）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（菩萨心肠，木铎职分。）”

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以杖荷蓑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（问得满撞。）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（答得清楚。）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（露出马脚，惹出是非。）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（赵州勘婆子。）至则行矣。（勘破了也。）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此数句绝不似子路之言，想是夫子教他的。幸得丈人不在，不然却被丈人勘破。

【补注】长沮、桀溺、丈人之勤四体，分五谷，自是古时学者本色，两汉学风尚如此也。孔子欲进以大乘救世之学，故不许其辟世，然高于后世科举、学校所养成之游民万万矣。今之学者当法长沮、桀溺、丈人之生计自立，而更进求大乘救世之学，则真孔子徒也。读“樊迟请学稼”章，亦当知此意。若战国时许行君民并耕而食之说，则窒碍难通矣。两汉诸帝尚躬耕籍田，以供宗庙祭祀，而令郡国各举孝弟力田之士，以为乡里表率，此则良法美意可施行也。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？”谓“柳下惠、少连降志辱身矣，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”，谓“虞仲、夷逸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”。

异于是，谓异于不降不辱，异于降志辱身，异于隐居放言也，非谓异于逸民也。以无可无不可而附于逸民之科，又是“木铎”一个注脚。

大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。

凄怆之景，万古堕泪，亦可助发苦、空、无常观门。

【补注】此周时天子失官、学在四夷之实录也。古者百官各专其学，各世其官赖有世禄以养之也。周东迁后，王政不行于诸侯，所入不足以养官，而散在四方，百官之学遂变为百家之学，而古学渐衰矣。读班固《艺文志》，可知其大略也。

周公谓鲁公曰：“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，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。”

【补注】此言居上要宽，宽则得众。无求备于一人，是教凡有国者造就人才之准则。求备于一人，可使天下无一人；不求备于一人，而人才不可胜用矣。后世科举、学校皆以求备一人之法，使天下英才不能成材，不能成德，而国家之根本伤矣。可叹也夫！

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駟。

【补注】八士而出于一家兄弟，又两两双生，可想周士之多，文、武、周公德化之盛也。杨慎曰：“大理董难曾见宋人小说周有八士，命名八人而四韵：伯达、伯适一韵也；仲突、仲忽一韵也；叔夜、叔夏一韵也；季随、季駟（随，旬禾反；駟，乌戈反）一韵也。周人尚文，于命子之名，亦致密不苟如此。”说见顾亭林《音学五书》之《唐韵正》。

子张第十九

子张曰：“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

卓吾云：“‘致命’不用‘思’字，有理。”

子张曰：“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”

卓吾云：“骂得很。”方外史曰：“‘弘’字、‘笃’字用得妙。”

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子夏曰：‘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张曰：“异乎吾所闻。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

毋友不如己者，原不是拒人。

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

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

此便是子夏之学，不是孔子之学，所谓小人儒也。

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”

此却说得有昧。

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

逼真好同喻。

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

卓吾云：“今人倘有文过之念，此念便是小人了。”

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

像赞。

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；信而后谏，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”

小心天下去得。

子夏曰：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
卓吾曰：“最方而最圆。出入形容其活动耳，云何便说未尽合理？”方外史曰：“若不合理，何名小德？”

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、应对、进退则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”（钳锤小子。）子夏闻之，曰：“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（点化小子。）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（激砺小子。）君子之道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（怂恿小子。）

子游之讥，是要门人知本；子夏之辩，是要门人即末悟本。只此洒扫、应对、进退，若以为末，到底是末；若知其本，头头皆本。二贤各出手眼接引门人，莫作是非会也。

【补注】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；天以一味降时雨，草木随类各滋荣。君子之道，本末不二。见本见末，见先见后，皆学者机感之不同也。若即末知本，即始知卒，则非至圆至顿之圣人不

能。故一乘佛法，分别而说三说五，乃至无量，为菩萨、缘觉、声闻、天、人及恶道众生曲垂方便，十方三世佛等一大慈也。

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

卓吾曰：“今人学未优则已仕矣，仕而优，如何肯学？”方外史曰：“惟其学未优便仕，所以仕后永无优时。”

子游曰：“丧致乎哀而止。”

子游曰：“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”

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”

好朋友真难得，今人那肯如此说病痛。

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‘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？’”

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‘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’”

孟氏使阳肤为士师，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

惟至孝者方能至慈，堪为万世士师座右铭。

子贡曰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

殷鉴不远。

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

光明正大之论。

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

卓吾曰：“分明说他师文武，而语自圆妙。”

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；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、百官之富。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？”

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“无以为也，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逾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！”

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？”

卓吾曰：“对痴人不得不如此浅说。”方外史曰：“世间痴人都如此，向他说极浅事，他便见得深；向他说极深理，他既不知，反认作浅。”

尧曰：“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舜亦以命禹。曰：“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，简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周有大赉，善人是富。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”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；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所重民、食、丧、祭。

“修己以敬”四字便是帝王道脉，历历可考。

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。

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，谓之有司。”

子曰：“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，不知礼无以立也，不知言无以知人也。”

知命只是深信因果耳。知礼则善于观心，所谓约之以礼；知言则善于闻法，所谓了达四悉因缘。

论语点睛补注下终

回向

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
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
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
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

极乐嘉宾网站: jilejiabin.com

邮箱: contact@jilejiabin.com

欢迎自由流通但禁止营业使用

扫描网站二维码获取更多图书

